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八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茅琳

山堂肆考卷八十一

明　彭大翼　撰

仕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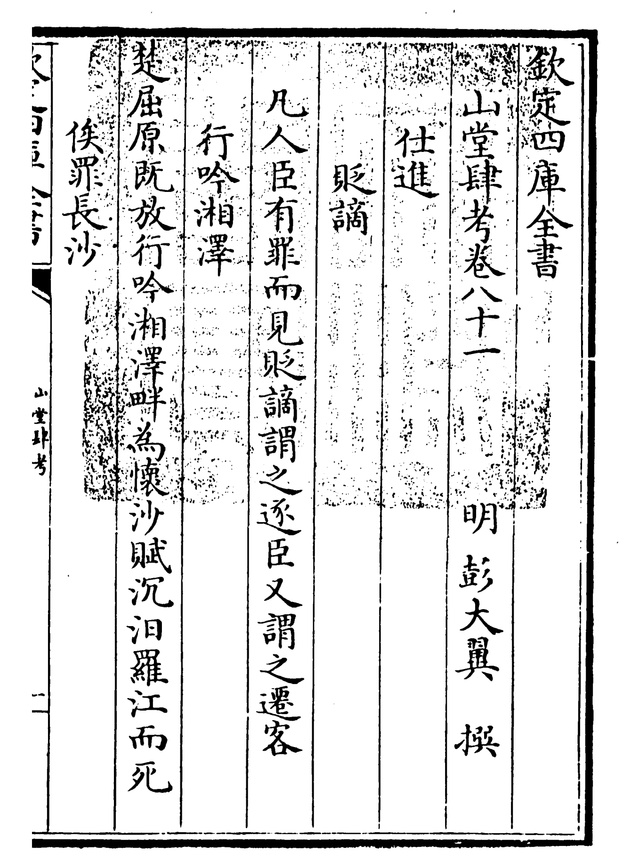
貶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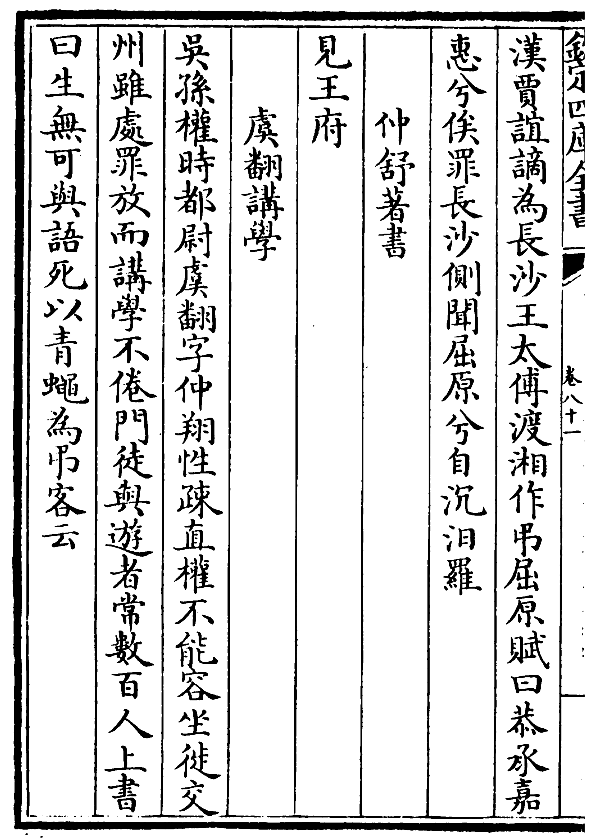
凡人臣有罪而見貶謫謂之逐臣又謂之遷客

行吟湘澤

楚屈原旣放行吟湘澤畔為懷沙賦沉汨羅江而死

俟罪長沙





漢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渡湘作弔屈原賦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仲舒著書

見王府

虞翻講學

吳孫權時都尉虞翻字仲翔性疎直權不能容坐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與遊者常數百人上書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云

書怪字

晉殷浩字深淵及被黜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康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顔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抄古方

芝田錄唐德宗貞元十年裴延齡奏言陸贄失勢怨望貶贄忠州别駕贄至州土塞其門雖鹽菜之類皆由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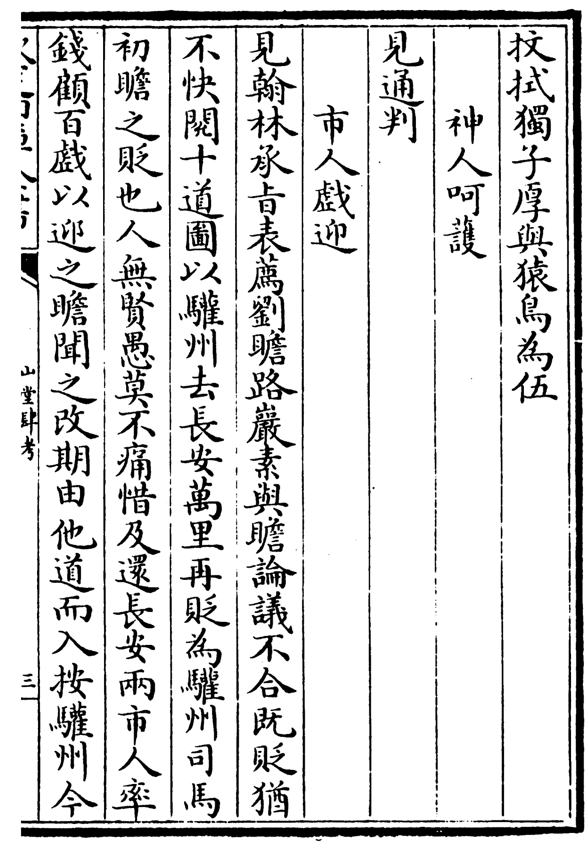
賔而入端坐一室惟集古今藥方五十卷兒姪亦罕與語會轉運使至京上問爾從峽中過聞陸贄何面孔運使具以狀對上惻然拜太子賔客而贄已卒

為風月主

見通判

與猿鳥伍

唐德宗貞元中柳宗元以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吳武陵嘗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擯斥十二年程劉二韓俱已



杖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

神人呵護

見通判

市人戲迎

見翰林承旨表薦劉瞻路巖素與瞻論議不合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為驩州司馬初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以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按驩州今

屬瓊州府

長流夜郎

唐李白從永王璘之辟後璘作亂事敗白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詔長流夜郎按蔡寛夫詩話白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亦不為明辨是非獨其詩自序曰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覲此白豈從人為亂者哉又按夜郎西南夷國名漢置夜

郎縣屬牂牁唐復屬珍州故址在今播州宣慰司之北

又華陽國志西南夷君長惟夜郎最大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名多同

生度鬼門

容州北流縣南兩石相對號鬼門關即交阯地也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一去一萬里千人千不還崖州

在何處生度鬼門關宋黃魯直戲答劉文學詩人鮓甕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

抱冤不恨

唐李德裕初貶潮州著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數曰予自荆楚保釐東周道出方城有隱者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當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為鬼謀雖抱至冤固不為恨又瑣言

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為宰時所鑿夜夢一老父謂曰某潛形於下幸公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際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藟徑數寸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將禍及乃白於帝得以喪還

引咎不言

宋趙鼎字元鎮解州人紹興中為名相為秦檜所忌出

知泉州及召歸復上書言事檜諷中丞王次翁劾之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人有問者但引咎而已鼎初謫潮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嘗有帖云知舊多勸讀佛書使釋迦老子聞鼎此事亦當感動

不與善地

唐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之處然九齡自内職出始安有瘴癘之

嘆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悲身出遐陬一失意遂不能堪剏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相而無嗣豈忌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

皆投遠方

龍川志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謂既逐逺李文定於衡州因肆行貶竄如王欽若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曾不平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恐亦不免也沂公懼因密謀去之遂以擅移山陵劾謂謂之謫雖沂

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

鵲喜

唐孔温裕幾之凡子冀州人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迎於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二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

蛇迎

宋紹聖初劉安世字器之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塗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

中扶其母籃輿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迎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至喜相迎耳

貶潮

唐韓愈憲宗時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至藍關示姪孫湘子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得柳

唐憲宗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毋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言禹錫得改連州

書字授嘉貞

唐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開元中為相有張憬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

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作詩贈丁謂

宋丁謂與道士劉遁往來一時遁作詩贈謂曰他時駕鶴遊滄海同看蓬萊頂上春謂莫曉其意及南遷遁見之於崖山謂方悟其詩意乃知遁異人也與之泛舟海上而飲且曰成子之詩意也

封衣質錢

宋曹翰太祖時名將也太宗朝貶汝州有中使至翰泣

謂曰衆口乏食貧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顧質錢十千中使田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帝惻然憐之乃召還

結廬掃軌

宋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錢塘人為禮部侍郎秦檜惡其言事謫居邵州又諷言者論其謗訕朝政謫南安軍既至結廬掃軌倚柱觀書庭磚雙趺之迹隱然緼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知爭致餽遺公皆謝遣

又號橫浦居士

貪權被流

宋盧多遜與趙普不恊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决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廷美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雜治之多遜具伏獄上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幷徙其家屬期親於遠裔

失容坐謫

宋眞宗朝張文定公齊賢元會上壽以微醺進止失容坐謫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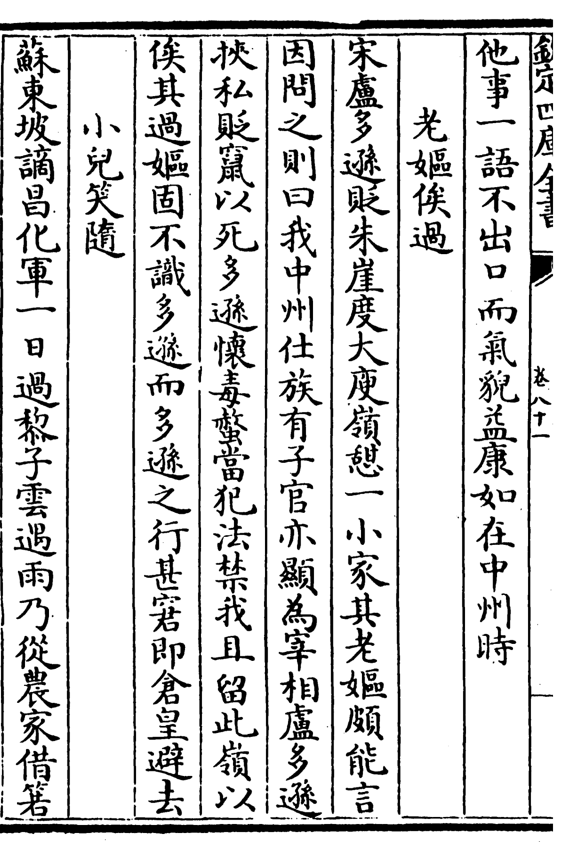
挈子自隨

宋紹聖初蘇東坡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獨挈少子過自隨惠人愛敬之時宰猶以為未足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軍昌化非人所居飲食不具藥石無有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二間人不堪其憂而公食芋

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父老遊亦無間也繳宗立移廉州又徙永州按昌化軍即今儋州隷瓊州府

與客對卧

宋范純仁哲宗時知陳州因上疏忤章惇意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在永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卧數語之後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然後去課兒孫讀書常至夜分每對賔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已及醫藥方書



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州時

老嫗俟過

宋盧多遜貶朱崖度大庾嶺憩一小家其老嫗頗能言因問之則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顯為宰相盧多遜挾私貶竄以死多遜懷毒螫當犯法禁我且留此嶺以俟其過嫗固不識多遜而多遜之行甚窘即倉皇避去

小兒笑隨

蘇東坡謫昌化軍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

笠戴之着屐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邑犬羣吠又嘗負大瓢行歌田野間有老婦年七十謂曰内翰昔日富貴由今日觀之如一場春夢東坡然之里人因呼老婦為春夢婆

問舍民家

宋紹聖中蘇轍為章惇所惡貶雷州僦州人吳國鑑宅國鑑特創一小閣館之元符初本州走馬承受段諷言其事詔提舉董必具狀以聞必至雷置獄根治詔轍移

循州雷州知州張運以下降罰有差國鑑編管及章惇謫雷州司戶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云

寓居佛寺

隨州有尹公亭宋曾鞏記慶歷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謫是州居於開元佛寺金燈院一時與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葢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

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結茅為亭既去而人不忍廢因名之曰尹公亭按隨州今隷德安府

再貶嶺外

湘山野録宋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走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追還前命以外彰寛宥而實寘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

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按春州今肇慶府陽春縣也

竟流嶺南

宋徽宗大觀元年太廟齋郎方軫上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之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子方直聲

見侍御史

祖禹剛氣

宋范祖禹字淳父蜀人紹聖初言者論其修實録詆誣貶昭州別駕謫賀州祖禹雖被謫而剛直之氣不少衰

因弟坐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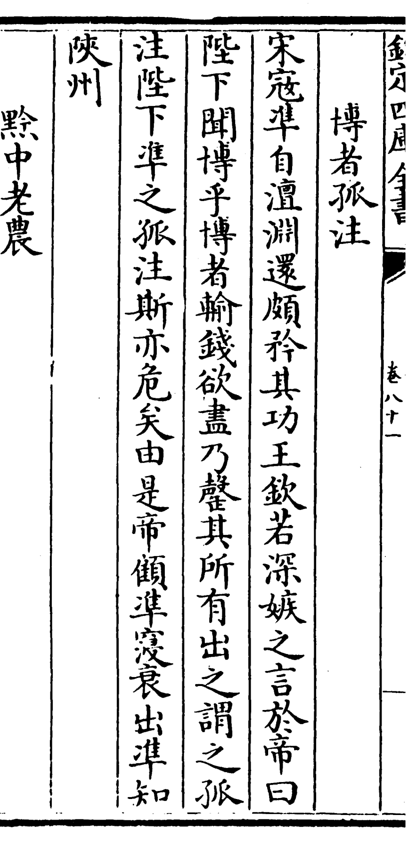
宋哲宗即位宣仁皇后垂簾蔡確字持正拜左僕射其弟碩以贓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有詩十絶知吉陽軍吴處厚箋注以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

明坐貶新州

因子安置

宋陳瓘南劒州人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其子正彚斡蠱錢塘聞蔡宼詫説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揺東宫之迹不敢隱默乃自陳於帥司蔡嶷嶷時為杭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彚送京師而飛語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獄辭果不右正彚而公亦連逮開封尹李孝偁脇誘公使證正彚之妄公曰正彚聞蔡京不利

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璀豈得與知若璀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稱其爲妄則情所不忍若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况不欺不貳乎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奸邪必爲國禍璀甞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内侍黄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嘆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止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置通州之命



博者孤注

宋寇準自澶淵還頗矜其功王欽若深嫉之言於帝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其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準之孤注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出準知陜州

黔中老農

宋黄庭堅紹聖中為章惇蔡京所忌謫涪州别駕黔州安置移戎州尋謫宜州時黨禁甚嚴倅俞若著為之經

理館舍一旦請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顧寫孟博一傳庭堅許之遂大書至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次年遂仙去先此黔州安置自號涪翁與泰太虛書曰某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目昏塞舊學廢忘是黔中一老農耳

到海悟詩

宋真宗天禧末寇準為丁謂所誣再貶雷州司户參軍及境吏以圖獻閱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準

恍然悟曰吾少有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初公之貶也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别駕又貶道州别駕遂貶雷州司户時丁謂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準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未幾謂貶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户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準從者聞謂至欲釋憾準知收其僮僕閉門

不放出遣人以羔羊逆於境上而避之不見人以為得體

居巖註易

宋程頤哲宗時擢崇政殿說書紹聖間削籍竄涪州居白巖註易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曰何以得此先生曰學問之力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貶監酒税

宋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為史館編修紹聖初御史大夫劾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税寓居僧寺中有一闕

罷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後以告謁寫佛闕

編管横州嘗夢中作詞有醉卧古藤陰杳然不知處等闕句徽宗立放還至藤州為客道其夢中詞索水飲之遂立視而卒

出監鹽倉

宋胡銓任樞密院編修官上封事力排和議乞斬秦檜

孫近王倫忤旨出監韶州鹽倉或曰廣州鹽倉陳剛中以啓送之曰知無不言願借尚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剛中亦坐謫

飛語誣洪皓

宋秦檜惡洪忠宣公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謫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皓居英九年始復朝請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後一日檜死

正色責志完

宋鄒浩字志完常州人元符中為右正言時章惇用事廢孟后欲立劉瑶華浩上疏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坐除名謫昭州一日鄒以書約所善田晝會潁昌留連三日臨別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黙不言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表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自為章疏

朱子語錄秦檜之千兇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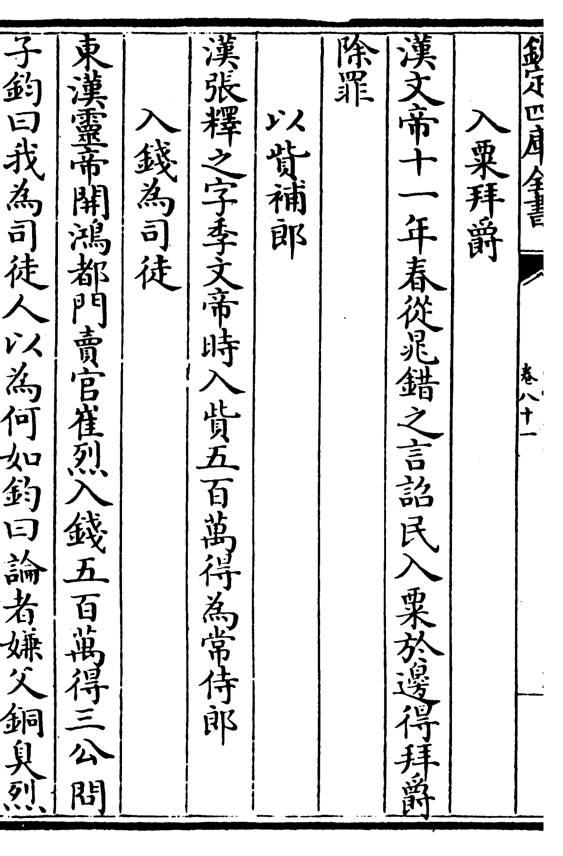
與他慇懃不絶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甚拳拳比其還家羣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贐又如欲論其人其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其狡詐如此

獨帶階官

語錄本朝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惟呂子約却帶階官安置

濫官

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入粟拜爵

漢文帝十一年春從晁錯之言詔民入粟於邊得拜爵除罪

以貲補郎

漢張釋之字季文帝時入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入錢為司徒

東漢靈帝開鴻都門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得三公問子鈞曰我為司徒人以為何如鈞曰論者嫌父銅臭烈

怒擊之

輸錢至太尉

東漢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

遺酒

東漢宦者張讓專權孟陀以葡萄酒一斗遺之得拜涼州刺史

貢茶

宋鄭可簡以貢茶遷福建運使其子待問以獻朱草得

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

入米除郡

宋文帝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

獻瓜授官

唐德宗興元元年車駕幸凉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宜慎惜不可輕用令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禄然而突銛鋒排患難竭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此官則彼

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

爛羊頭

漢書更始委政於趙萌以至賈豎膳夫庖人皆濫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

續狗尾

晉書趙王倫簒位同謀者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

騎馬貟外

宋書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皂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者郎將騎馬者貟外

索虜儀同

齊後主時諸官奴婢閹人商人歌舞倡優濫得富貴者以萬計開府千餘儀同無數爵及鷹犬故當時有索虜

儀同逍遥郡君凌霜郡君之謡

鄭雲貨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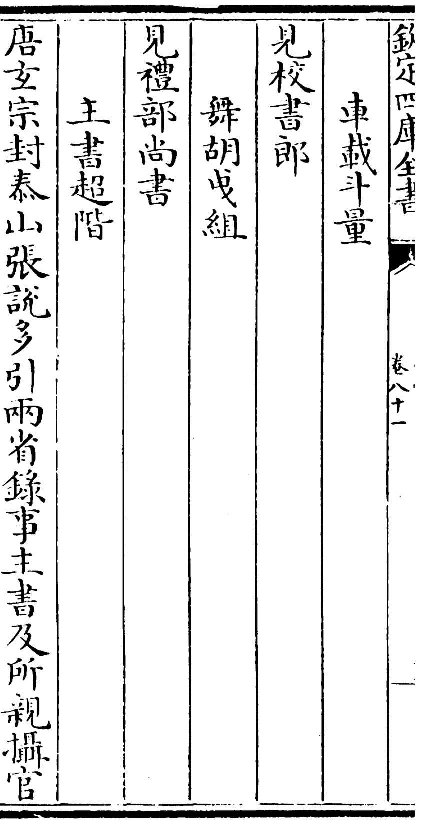
北史鄭雲諂事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

羊保奕棋

南史文帝與羊保奕棋賭郡保勝得補宣城太守

塞市塡街

梁天監初鍾嶸言永平時槃尚未草都騎塞市郎將塡街又云貟外常侍路上比肩咨議參軍市中無數



車載斗量

見校書郎

鉼胡曳組

見禮部尚書

主書超階

唐玄宗封泰山張説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太山超階至九品張九齡當草詔謂説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絶典而清

流感激殊恩胥史乃濫章韍恐此制一出四方失望既而思所為言

白版侯

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供至有白版而侯者

墨勑官

唐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長寧公主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於側門降墨勑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凡數千員内外盈溢至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

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

孩抱列清貫

唐高宗時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而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爵其門如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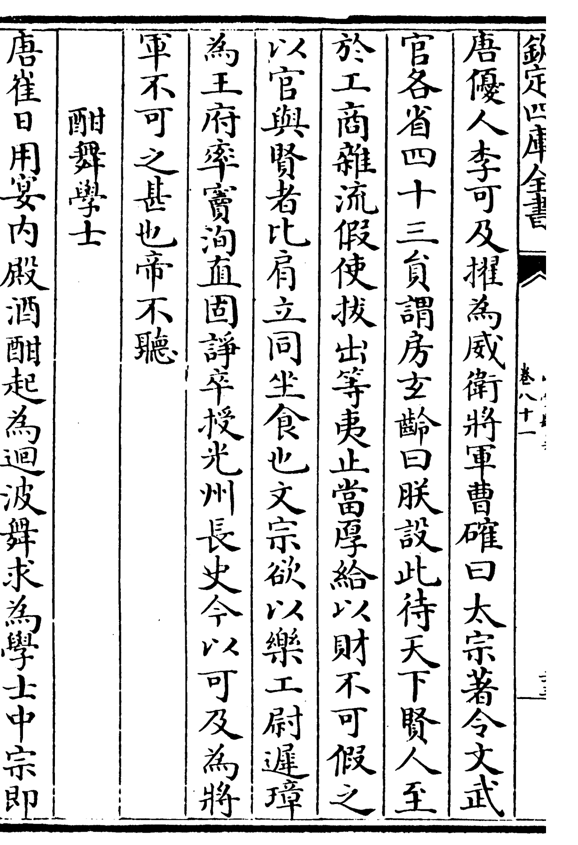
胥吏長百僚

唐以鍾紹京為中書令薛稷諷紹京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素無才望今以微功進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之美

閹竪受員外

唐袁楚客規魏元忠曰閹竪者給宮掖掃除之事古以奴隷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受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也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既無正闕率受員外至盈千人綰青紫耗府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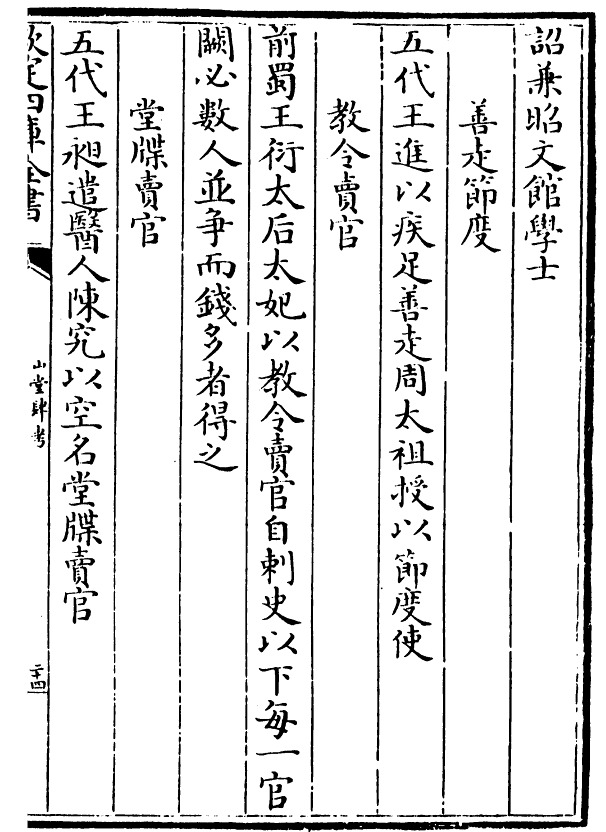
優人擢將軍



唐優人李可及擢為威衛將軍曹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各省四十三員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人至於工商雜流假使拔出等夷止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之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竇洵直固諍卒授光州長史今以可及為將軍不可之甚也帝不聽

酣舞學士

唐崔日用宴內殿酒酣起為迴波舞求為學士中宗即



詔兼昭文館學士

善走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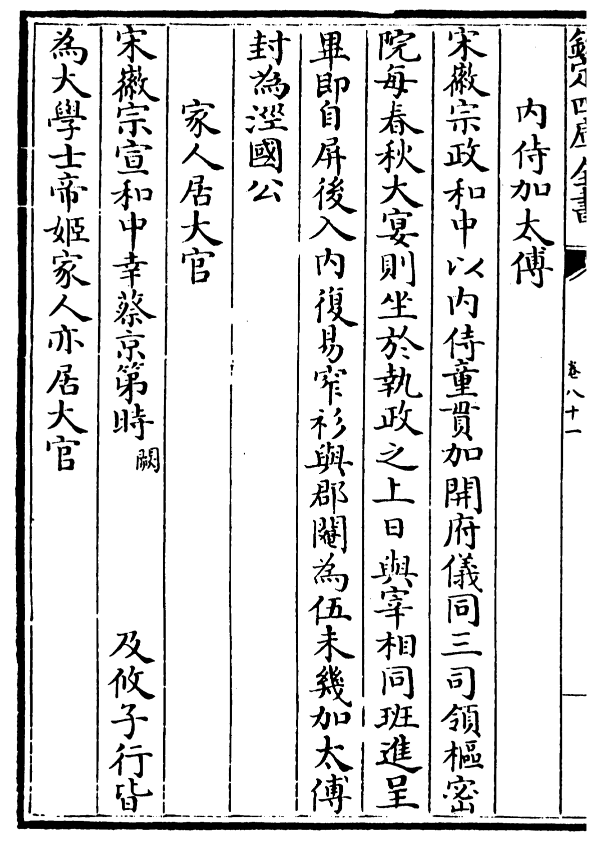
五代王進以疾足善走周太祖授以節度使

教令賣官

前蜀王衍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錢多者得之

堂牒賣官

五代王昶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内侍加太傅

宋徽宗政和中以内侍童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宴則坐於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内復易窄衫與郡閹為伍未幾加太傅封為涇國公

家人居大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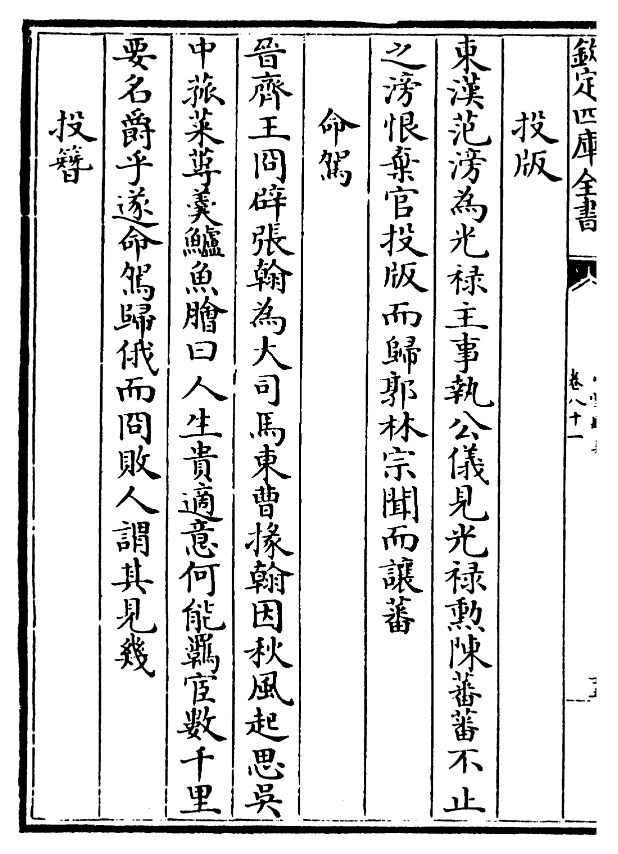
宋徽宗宣和中幸蔡京第時闕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帝姬家人亦居大官

致仕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漢制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予之終其身唐貞觀中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懸車

漢薛廣德字長卿元帝朝與于定國俱乞骸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東歸沛沛守迎之界上人以為榮廣德乃懸所賜安車傳之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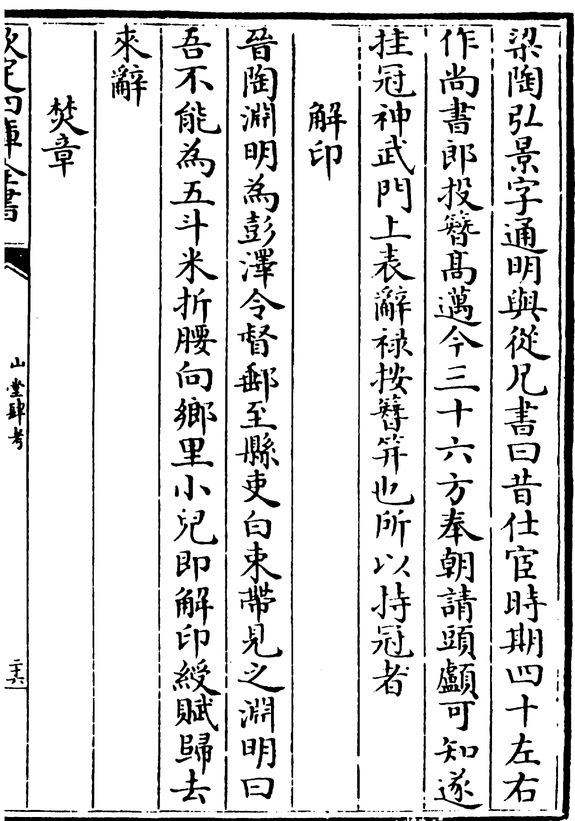
投版

東漢范滂為光祿主事執公儀見光祿勲陳蕃蕃不止之滂恨棄官投版而歸郭林宗聞而讓蕃

命駕

晉齊王冏辟張翰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秋風起思吴中菰菜蓴羮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何能覊宦數千里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謂其見幾

投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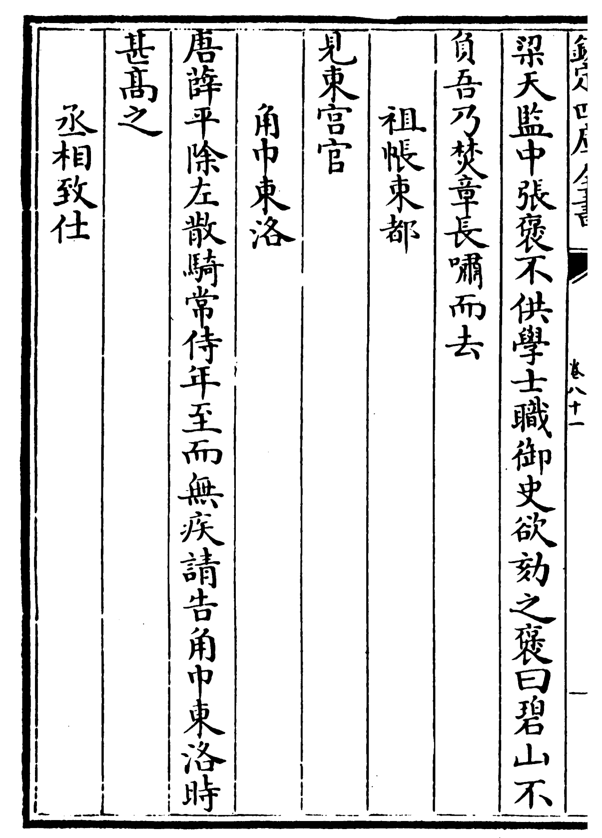


梁陶弘景字通明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時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髙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禄按簪笄也所以持冠者

解印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督郵至縣吏白束帶見之淵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

焚章



梁天監中張褒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劾之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祖帳東都

見東宮官

角巾東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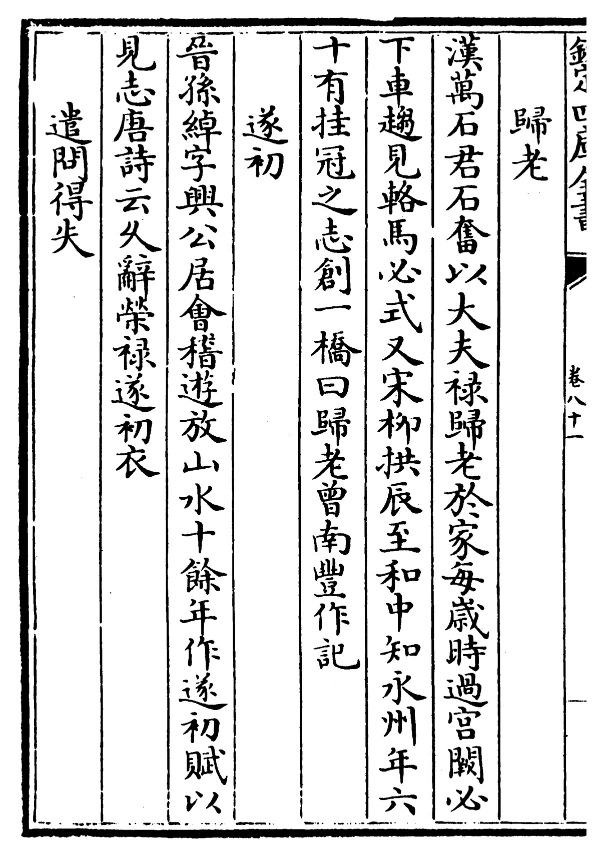
唐薛平除左散騎常侍年至而無疾請告角巾東洛時甚高之

丞相致仕

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宣帝朝拜相在位五年以老病致仕賜第一區黄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封扶陽侯

尚書致仕

唐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致仕上許之日知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産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求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歸鄉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賔客以娛樂



歸老

漢萬石君石奮以大夫禄歸老於家每歲時過宫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又宋柳拱辰至和中知永州年六十有挂冠之志創一橋曰歸老曾南豐作記

遂初

晉孫綽字興公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見志唐詩云久辭榮禄遂初衣

遣悶得失

漢膠東王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獄二百二十二事

賜朝朔望

漢張禹字子文成帝朝拜相後罷就第賜安車駟馬朝朔望

年至乞骸

東漢龔勝邴漢俱乞骸骨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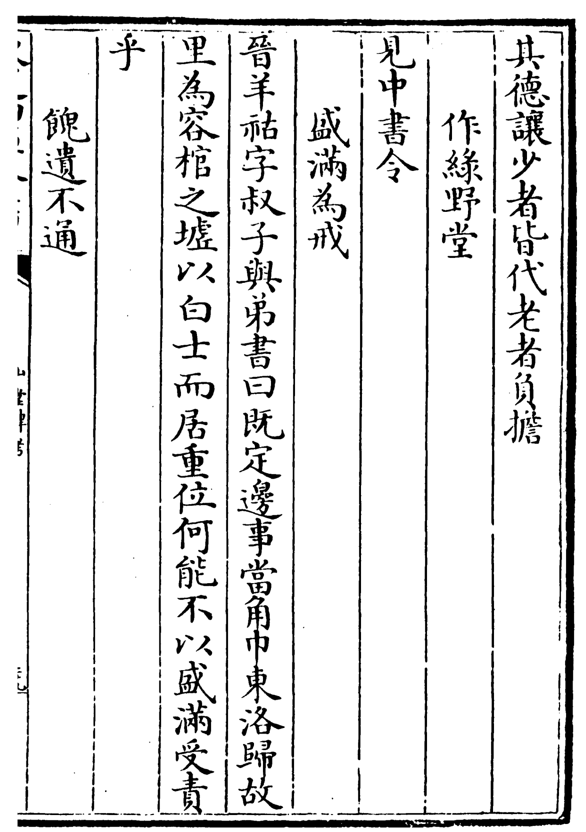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勞大夫因許其請

足疾請骸

唐李靖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富貴而知止者葢少朕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

居白沙里

晉麗奐字世文德公之子太康中為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龍種來里中化


其德讓少者皆代老者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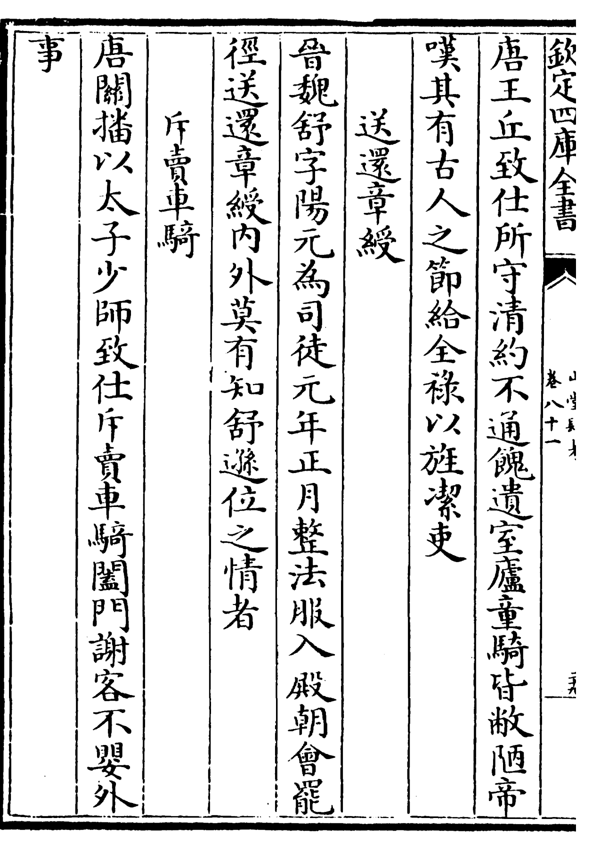
作綠野堂

見中書令

盛滿為戒

晉羊祜字叔子與弟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洛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

餽遺不通



唐王丘致仕所守清約不通餽遺室廬童騎皆敝陋帝嘆其有古人之節給全祿以旌潔吏

送還章綬

晉魏舒字陽元為司徒元年正月整法服入殿朝會罷徑送還章綬內外莫有知舒遜位之情者

斥賣車騎

唐闞播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謝客不嬰外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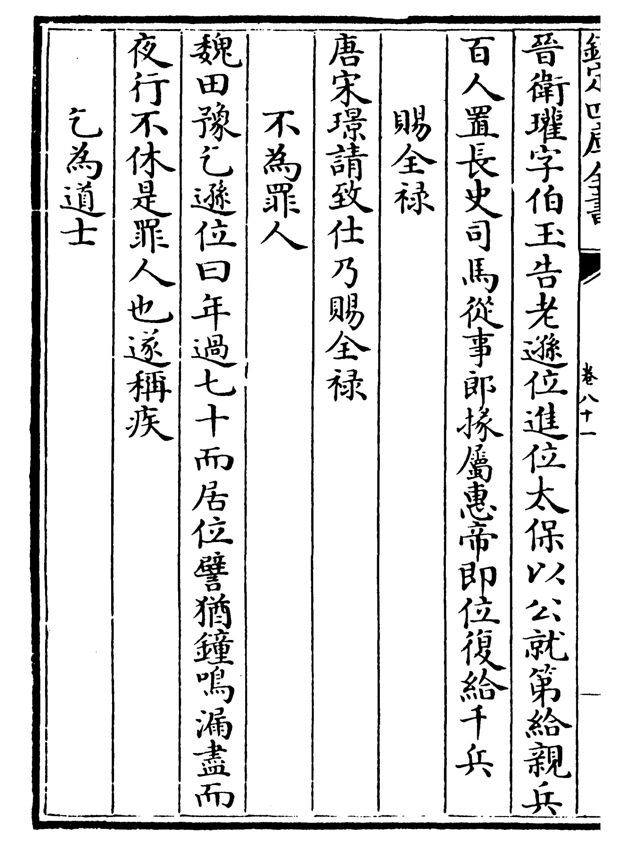
張霸上病

漢張霸為頴川太守謂掾吏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求歸

沈約陳情

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遂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已老病乞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止加鼓吹而已

給親兵



晉衛瓘字伯玉告老遜位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郎掾屬惠帝即位復給千兵

賜全禄

唐宋璟請致仕乃賜全禄

不為罪人

魏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

乞為道士

唐賀知章字季真年八十六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溪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詩送之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訣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别深

不伏致仕

朝野僉載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勑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追悔致仕

唐博州崔咸舍人字重易嘗受張公之知公將欲乞歸與咸議行止咸極言賛美公便製奏請歸數月後門館閴静寂寞家人輩竊駡之公亦追悔遂語諸弟子曰後有大叚事勿與少年郎議

二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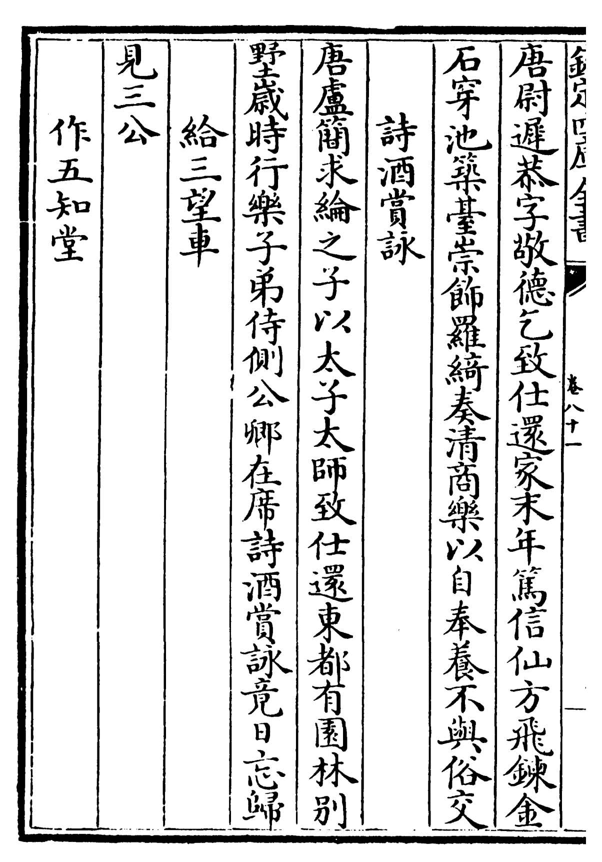
唐孔戣字君嚴穆宗立召為左丞以老自乞韓愈謂曰君年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

宜去吾為左右丞不能進退郎官何相之為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貲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而去尚奚顧子乎竟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徵士禮

三宜休

唐司空圖字表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休休且為文以見志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

臺池奉養



唐尉遲恭字敬德乞致仕還家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穿池築臺崇飾羅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俗交

詩酒賞詠

唐盧簡求綸之子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

給三望車

見三公

作五知堂

宋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慶歷元年召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謚忠惠

蘭菊叢生

晉羅含字君章幼孤為叔母宋氏所養及長有志尚嘗晝卧夢一文鳥飛入口中自是藻思日新與謝尚為方外友尚稱之曰湘中琳瑯也嘗為桓溫别駕於城西立茅舍以居織草為席布衣疏食晏如也徵為尚書郎歷

散騎常侍年老致仕還家階庭蘭菊叢生人以為德行之感也唐狄梁公表云採羅含致仕之蘭本此

衣食可適

唐元延祖年過四十再調舂陵丞輙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按延祖結之父

治青陽第

唐宋齊丘與侍中周宗有隙上表乞歸舊隱唐主知其

詐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乃治第於青陽里服御將吏皆如王公東坡詩幾人林下是真休

遊黄蘗山

宋崔鶠字德符宣和末除侍御史以攣疾致仕治園數畆號婆娑園嘗遊黄蘗山中得四妙士幽蘭芳菊石菖蒲金星草也

貴全大義

柳氏舊聞唐蕭嵩為相與同列韓休不恊上書乞骸骨

帝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為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厭臣則首領且不保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為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及日暮命高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進柑子上用素羅包其二以賜之

特示殊恩

燕語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宋初循用唐制至

眞宗始於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盖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曰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而乞骸賢哉雖嘆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

欲求閑適

唐李建勲罷相以司徒致仕營别墅於鍾山或謂曰公既未老無大疾苦今受此命欲為九華先生耶建勲曰平生常笑公卿不審出處豈可違素志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耳

幸免戰兢

唐翊既致仕語子弟曰昔居諫省日久如履薄氷今幸免戰兢亦佳事也

蚤退全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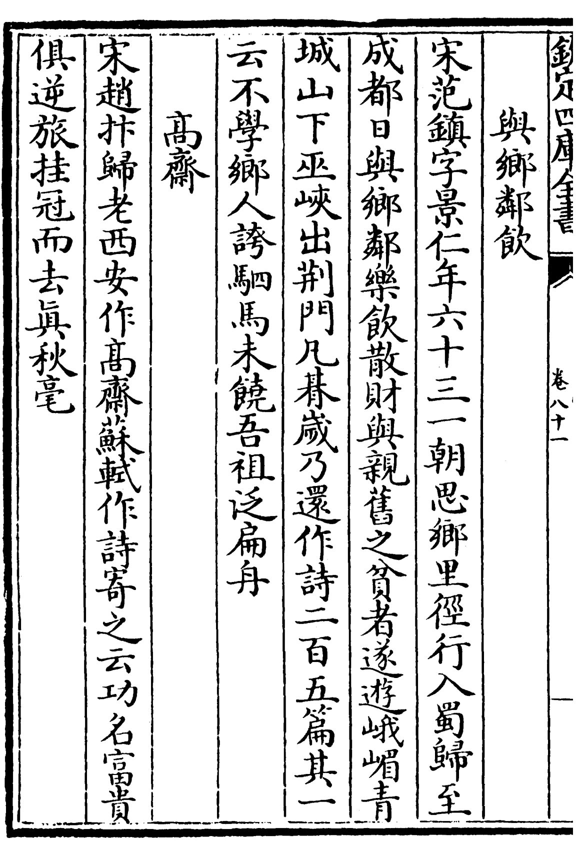
歐陽公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輩描畫惟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使驅逐乎

親辭盡誠

宋元豐中文太師彦博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旣見神宗即日賜宴顧問溫容留京師一月凡召對者三錫宴者五賜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近世無比

與山僧遊

宋趙抃字閱道以太子太保致仕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遊不復有貴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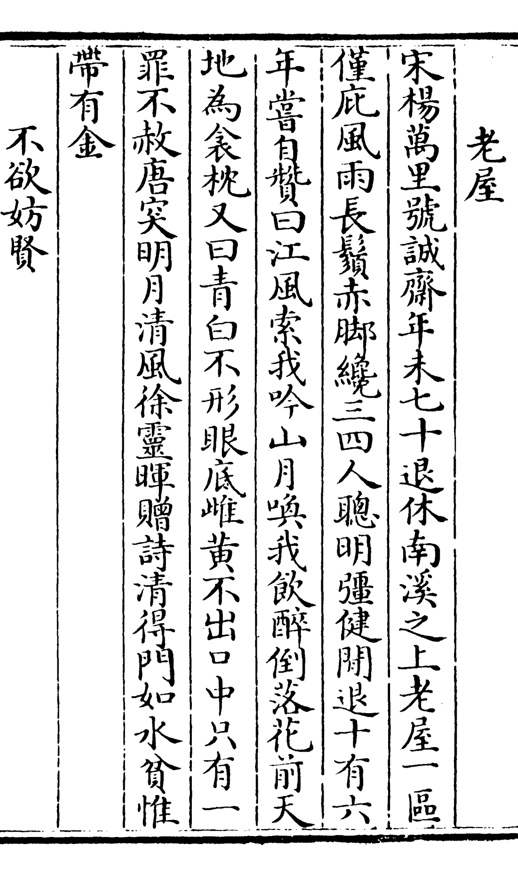


與鄉鄰飲

宋范鎮字景仁年六十三一朝思鄉里徑行入蜀歸至成都日與鄉鄰樂飲散財與親舊之貧者遂遊峨嵋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朞歲乃還作詩二百五篇其一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

高齋

宋趙抃歸老西安作高齋蘇軾作詩寄之云功名富貴俱逆旅挂冠而去眞秋毫



老屋

宋楊萬里號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聰明彊健閒退十有六年嘗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曰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徐靈暉贈詩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不欲妨賢

宋王秀之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退曰此郡沃壤珍貨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未能忘國

宋杜祁公衍退居於家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悦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曰見朝報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又嘗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衍荷國深恩退居以來家事百不

關心獨未能忘國耳

孫奭鼓缶

宋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空鎻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今世罕比

孫冕拂衣

宋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朞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及詔下公已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乘駟入市

唐杜佑字君卿為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飽食

訖跨之着麄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致仕

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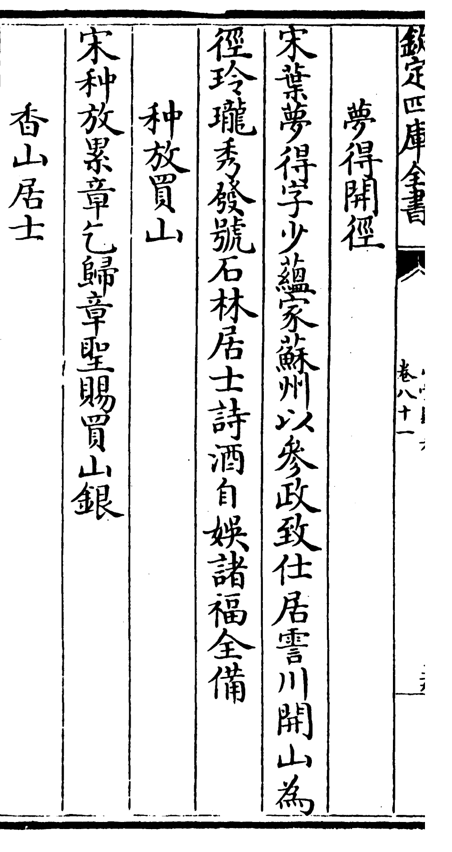
騎驢遊湖

宋韓世忠字良臣紹興十一年以太傅奉朝請時秦檜

主和議世忠乞閑退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騎

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放浪西湖泉石間號清凉居士平

時將佐亦罕得見其面好事者繪為韓王湖上騎驢圖



夢得開徑

宋葉夢得字少藴家蘇州以參政致仕居霅川開山為徑玲瓏秀發號石林居士詩酒自娛諸福全備

种放買山

宋种放累章乞歸章聖賜買山銀

香山居士

唐白居易字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暮節惑於浮屠至經月不食葷自稱香山居士常與前懷州司

馬胡杲衛尉卿吉旼磁州刺史劉真龍武軍長史鄭據侍御內供奉官盧真永州刺史張渾及遺老李元爽禪僧如滿共九人燕會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為九老詩并序又祕書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洛社耆英

宋元豐五年文潞公彦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弼以司徒致仕歸洛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

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如富韓公彦國司封郎中席汝言君從朝請大夫王尚恭安之太常少卿趙丙南正秘書監上國柱劉几伯壽衛州防禦使馮行已肅之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宫楚建中正叔司農少卿王謹言不疑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貺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宫張問昌言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宫張壽燾景元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君實共十三人為耆英會

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
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不敢班
文富二公之後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
請入會又令鄭奐自幕後傳其像潞公以地主攜鼓樂
就富公宅作第一會餘皆以次為之洛陽多名園古刹
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
人隨觀之司馬公為序據綱目又云司馬公年未六十
用狄兼謩故事與焉不知孰是

作騎牛歌

宋劉渙字凝之剛直不屈於上位即棄官歸家於廬山之陽嘗作騎牛歌曰我騎牛君莫笑萬事從吾好李伯時為畫騎牛圖歐陽文忠與渙為同年進士高其節作廬山高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之意以壽終

作放魚詩

宋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作放魚詩物我皆畏死捨之寧

咲茹好事者作詩嘲之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

瀟踈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學放魚荆公又悔變

法之非於鍾山書院自寫福建子三字恨為吕惠卿所

誤也

裁花植竹

宋張齊賢字師亮以司空致仕歸洛得唐裴晉公午橋

莊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榜

於門曰老夫已裂冠冕或公紱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

戲故人曰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

讀書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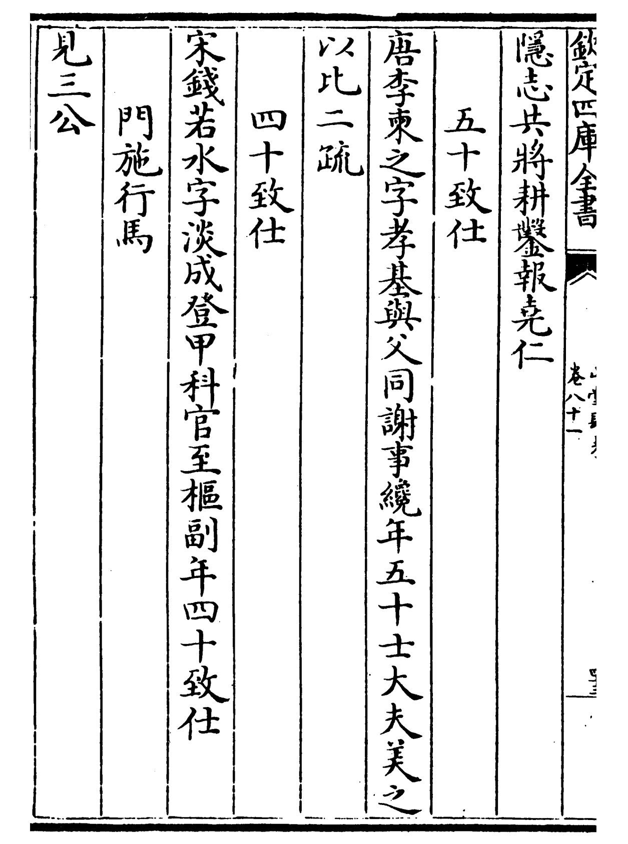
宋趙參政槩字叔平仁宗朝參大政熙寧初致仕居睢陽十五年惟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嘗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詔置座右以時觀閱又范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専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叔姪同歸

宋張鑄字希顔歷四郡守五任漕憲一帥南陽王介甫其門人也與姪盟竝以光禄卿致仕同歸鄉縉紳榮之杜祁公贈以詩

兄弟竝隱

宋公序與弟子京竝致仕歸隱寄弟詩曰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鈞老去師丹多忌事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唯有弟兄歸



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五十致仕

唐李東之字孝基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四十致仕

宋錢若水字淡成登甲科官至樞副年四十致仕

門施行馬

見三公

菴扁飯牛

宋蓬州人鄭脩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牛庵

别墅聚書

宋李衡江都人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又歷知溫婺台三州致仕後定居崑山結茅别墅聚書踰萬卷自號樂庵

後房佐酒

宋嶺南太守閭丘公顯致仕居姑蘇蘇東坡每詣之必留連嘗云過姑蘇不遊虎丘不謁閭丘乃二欠事一日公出後房佐酒有名懿卿者善吹笛坡作水龍吟贈之

築塢

宋刁約字景純與歐公同在館閣修禮書後直史館浩然有山林志挂冠而歸築園潤州號藏春塢日游息其中蘇東坡贈詩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春風年拋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

買田

宋李伯時畫劉凝之騎牛圖黄山谷拜其像賦詩云棄官清頳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静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

風月人

倦游録宋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仕居潁叔平來訪永叔時吕晦叔知潁州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為致語其詩曰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

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按永叔本廬陵人嘗知頴州皇祐初自維揚來頴樂其風土慨然有終焉之意因致仕家焉

桑榆老

宋張士遜字順之與陳文惠堯佐同時秉政張既以帝傅致政有詩寄陳曰赭案當年並命時兼葭衰颯倚瓊枝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溟鳳在池

歸休林下

雲溪友議詩人類以棄官求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韋丹與僧靈徹為忘形之契寄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論徹酬詩曰年老心閒無外事麻衣草坐只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盖譏之也

歸閒水邊

遯齋閒覽趙嘏嘗云早晚粗酬心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待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觀此豈能忘情於軒冕耶余嘗於驛舍見人題壁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余嘗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未能行也此與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方士授丹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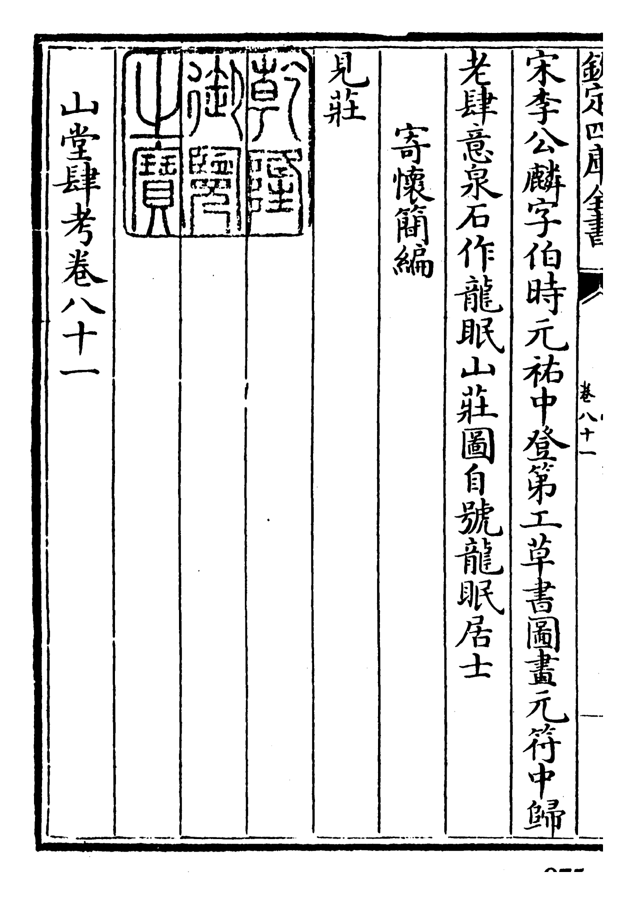
宋羅之紀字國張號筠心瑞陽人孝宗朝攝邑雲夢見

雪壓庭竹詩云吾道非邪真可恥此君豈是折腰人遂
棄官歸遇方士授丹經修養法葺一室扁以子午

兒曹付家事

宋辛幼安名棄疾號稼軒居士寧宗朝奉身勇退悉以
家事付兒曹作西江月一首萬里雲烟忽過一身蒲柳
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　早起催科了
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肆意泉石



宋李公麟字伯時元祐中登第工草書圖畫元符中歸老肆意泉石作龍眠山莊圖自號龍眠居士

寄懷簡編

見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八十二 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張同履

山堂肆考卷八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仕進

世臣

書禹謨賞延于世

世篤忠貞

周書穆王命君牙為司徒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按日月為常言畫日月于

旌旗也

代顯忠孝

漢劉長卿娶桓鸞女生一男方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逺嫌不歸寧男至十五而殀乃刵耳以自誓宗婦愍之曰若家無他意何重義輕身之甚哉答曰先君五更尊為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聞是以豫自刵剪以明我情耳沛相王吉奏聞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相繼司徒

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緇衣三章按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鄭為采地後友為幽王司徒死于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于東都亦為司徒

相代太僕

漢公孫賀自太僕卿遷丞相其子敬聲代父為太僕

七世大夫

史記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七

世世為卿大夫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武帝時為謁者遷滎陽令顯恥為令病歸田里乃召拜中大夫

四世公卿

漢太丘長陳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僕射泰四世仕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時人語曰太丘四世公慙卿卿慙長又唐楊汝士父子兩世公卿門族昌盛所居靖恭里號曰靖恭楊家

三葉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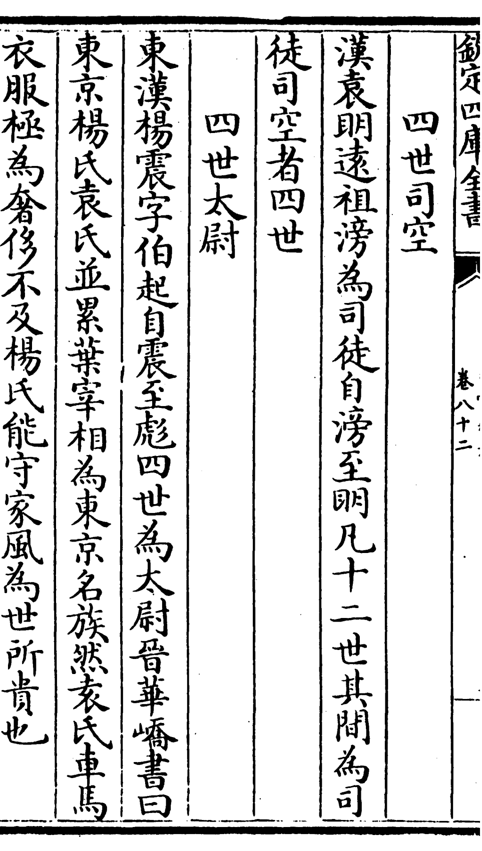
漢曹褒字叔通三葉侍中晉陸玩字士瑤與子納次子始孫萬載曾孫眞玄孫慧曉六世並為侍中

三世金吾

唐田仁會與子歸道歸道子賞延三世並為金吾大將軍

三世司隸

漢鮑宣字子都哀帝時拜司隸校尉後子永孫昱俱為此官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



四世司空

漢袁朗遠祖滂為司徒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為司徒司空者四世

四世太尉

東漢楊震字伯起自震至彪四世為太尉晉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並累葉宰相為東京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侈不及楊氏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也

二世京尹

唐柳仲郢與子玭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遷河東

四世五公

東漢汝南袁安字邵公爲司徒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太尉湯子逢爲司空逢弟隗爲司徒四世五公

六代九公

荀氏家傳惟我之先至於有晉人物盈朝袞衣暐曄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三世典選

唐劉珍甫與子祥道祥道子齊賢三世典選職又韋挺與子待賈待賈子萬石並同典選

三世掌誥

唐李德林字公輔子百藥字重規百藥子安期三世俱掌制誥又宋二世掌制誥者九家李昉與子宗諤王祐與子旦王忠獻與子安簡晁迥與子文莊錢希白與子修懿梁顥與子適呂呂夷簡與子公綽宋綬與子敏求蘇紳與子頌

八世博士

自歐陽生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三世將軍

唐薛仁貴贈驍衛大將軍子訥與訥子徵並羽林將軍

暢金吾將軍

三世僕射

晉謝安與子琰琰子琨三世僕射

四世吏部

劉宋謝莊與子朏朏子瀹瀹子覧覧孫溫四世六人為吏部又何尚之與子偃偃子戢戢子昌寓昌寓子敬容五世為吏部尚書

一門三相

唐張嘉貞𤣥宗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子延賞德宗朝平章事孫弘靖元和中平章事時稱三相張家

一門二相

唐來恒護兒之子高宗朝以文學拜相弟濟永徽中拜

中書令一門二宰相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歷將作匠許敬宗曰䕶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將文武豈有種耶

兩世四學士

唐楊收字藏之與子鉅弟嚴嚴子注兩世四人為翰林學士又于志寧字仲謐太宗時十八學士中一人也曾孫休烈休烈二子益肅三代四學士又韋紀字貫之在憲宗朝其伯兄綬在德宗朝其子澳在宣宗朝澳子庠在僖宗朝弟郊在明宗朝三世五人皆為翰林學士

一門三舍人

唐王從易兄弟三人開元中俱為鳳閣舍人

三戟張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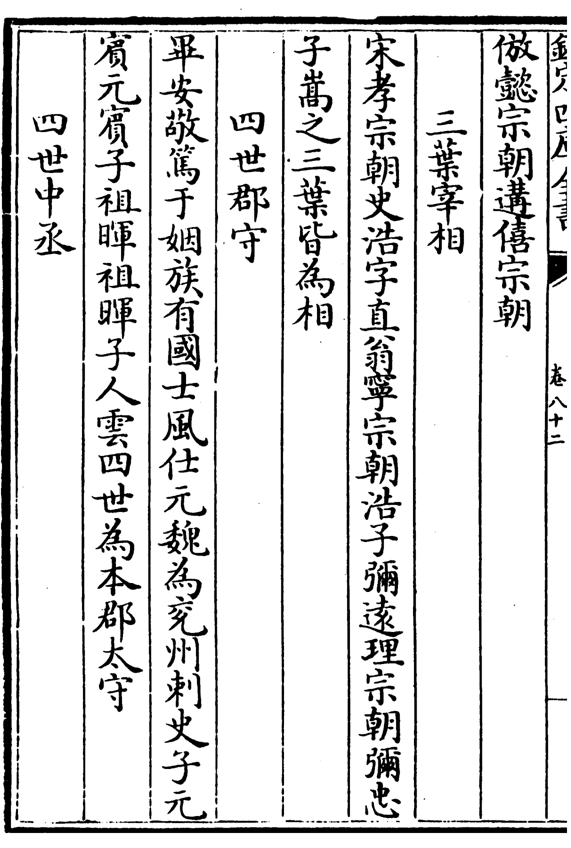
唐張儉字師約貞觀中為營州都督兄文師太僕卿弟延師左將軍並賜銀青光祿大夫兄弟一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又張文瓘字稚圭高宗朝拜侍中四子潛沛洽涉潛官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弟五人皆官至三品時號萬石張家

三戟崔家

唐崔琳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弟珪為太子詹事瑤為光禄卿每宴集組印相輝華轂滿門一榻置笏重疊其上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八葉宰相

唐八蕭替梁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至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按瑀太宗朝嵩玄宗朝華肅宗朝復德宗朝俛穆宗朝寘宣宗朝



傚懿宗朝遘僖宗朝

三葉宰相

宋孝宗朝史浩字直翁寧宗朝浩子彌遠理宗朝彌忠子嵩之三葉皆為相

四世郡守

畢安敬篤于姻族有國士風仕元魏為兖州刺史子元賔元賔子祖暉祖暉子人雲四世為本郡太守

四世中丞

梁王淮之子元魯自曾祖彪之而下四世並御史中丞

四世節度

宋四世節度者二家錢怳與高祖俶曾祖惟演父景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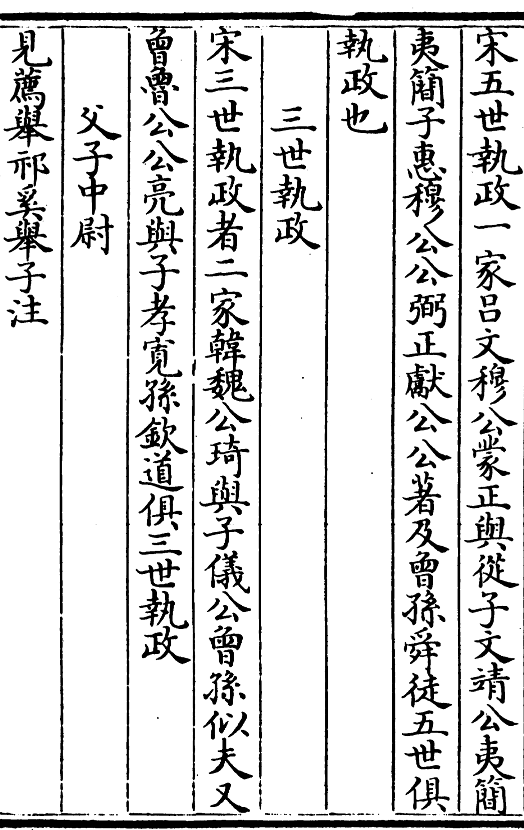
又鄭藻與大父紳父成之子與裔也俱四世節度

三世節度

宋三世節度者一家吳璘與子挺孫曦也五世節度一

家韓侂冑與曾祖忠獻從子邈從孫同卿曾孫㻋也

五世執政



宋五世執政一家呂文穆公蒙正與從子文靖公夷簡夷簡子惠穆公公弼正獻公公著及曾孫舜徒五世俱執政也

三世執政

宋三世執政者二家韓魏公琦與子儀公曾孫似夫又曾魯公公亮與子孝寛孫欽道俱三世執政

父子中尉

見薦舉祁奚舉子注

父子御史

漢杜延年字幼公與父周俱為御史大夫又唐韓思彥與子琬並拜監察御史

父子宰相

漢韋賢與子玄成平當與子晏唐劉祥道與子齊賢樂彥瑋與子思晦穉瓌與子頲陸元方與子象先竇德玄與子懷貞李道廣與子元紘令狐楚與子綯崔鉉與子沆杜審權與子讓能戴冑與子至德徐商與子彥相崔

愼由與子肖韋承慶與子嗣立鄭珣瑜與子覃朗李吉甫與子德裕宋呂夷簡與子公著韓琦與子忠彦俱父子爲宰相

父子侍郎

唐崔挹爲禮部侍郎子湜兵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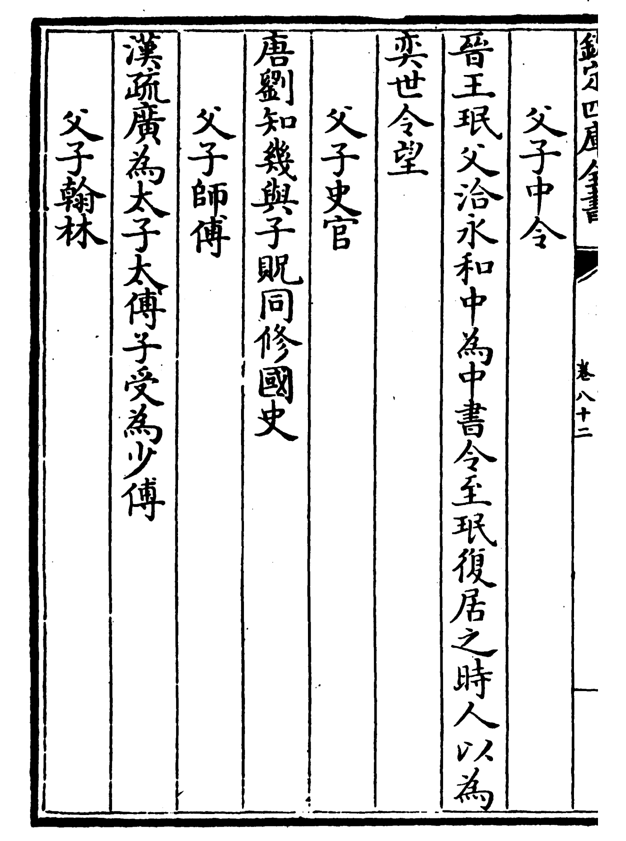
父子列戟

唐德宗貞元四年詔以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長子愿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賔客賜勳上國柱與晟門並

列戟

父子擁旄

唐元稹田弘正墓碑近世勳尤貴盛者無如李郭然汾陽西平猶不得父子並為節度而弘正父子俱擁旄節同日拜命宋父子節度者劉光世與父延慶錢忱與父景臻邢煥與子孝揚韋淵與子謙吳珍與子珙吳璘與子挺郭浩與子杲楊存中與子倓劉武仲與子錡吳益與子琚吳蓋與子瓌吳挺與子曦



父子中令

晉王珉父洽永和中為中書令至珉復居之時人以為奕世令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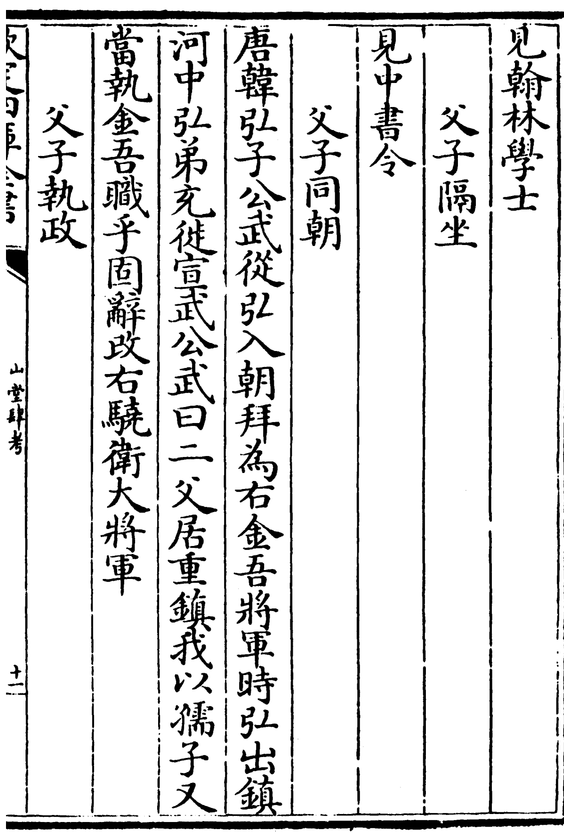
父子史官

唐劉知幾與子貺同修國史

父子師傅

漢疏廣為太子太傅子受為少傅

父子翰林



見翰林學士

父子隔坐

見中書令

父子同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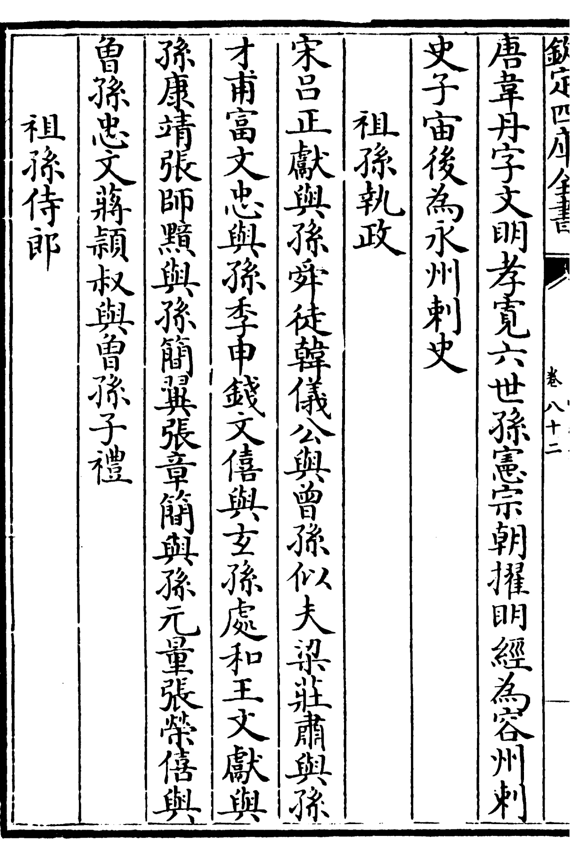
唐韓弘子公武從弘入朝拜為右金吾將軍時弘出鎮河中弘弟充從宣武公武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

父子執政

余度却埽編宋父子秉政自國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忠獻公化基與子安簡公舉正皆參政呂文靖公夷簡為相子惠穆公公弼樞密使正獻公公著為相石元懿公熙載樞密使子文定公中立參政陳給事恕門下侍郎子莊敏公縯為相范文正公仲淹與子忠宣公純仁皆參政純禮尚書右丞曹武惠公彬樞密使子武穆公瑋樞密副使蔡丞相確子懋尚書左丞蔡太師京為相子攸樞密使曾宣靖公公亮與子孝寬皆樞密使

嘉祐中公亮復拜相王侍郎博文同知樞密院子忠簡
公璹樞密使士林以十二家中尤以呂曾二家爲盛事
呂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監修國史又兼譯經潤史使每
有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聞正獻之老
也復以司空同平章事曾令綽之爲簽書宣靖猶康寧
遂迎養東府世以爲榮按公亮字明仲封魯公孝寛字
令綽

父子刺史



唐韋丹字文明孝寛六世孫憲宗朝擢明經為容州刺史子宙後為永州刺史

祖孫執政

宋吕正獻與孫舜徒韓儀公與曾孫似夫梁莊肅與孫才甫富文忠與孫季申錢文僖與玄孫處和王文獻與孫康靖張師顥與孫簡翼張章簡與孫元量張榮僖與曾孫忠文蔣頴叔與曾孫子禮

祖孫侍郎

唐燕公張說與子均孫濛皆自中書舍人拜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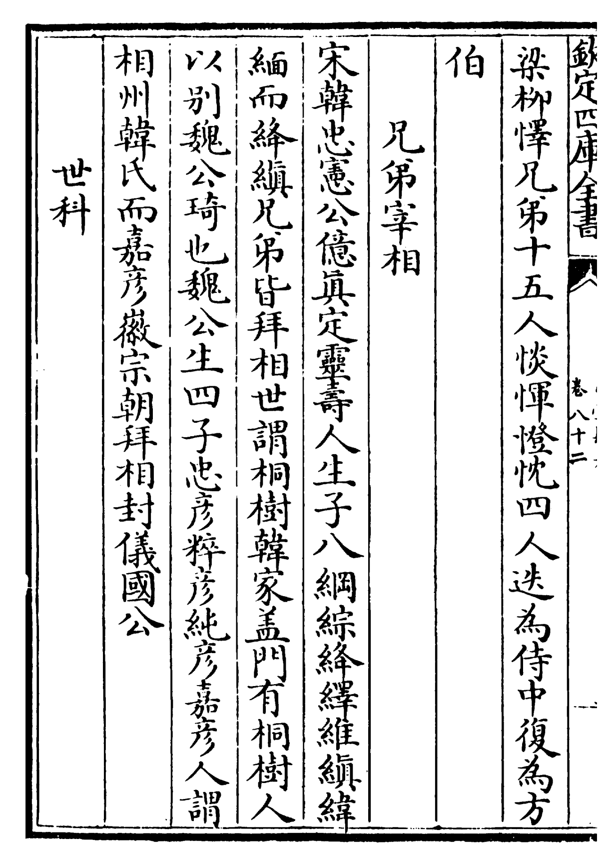
叔姪宰相

唐杜如晦五代孫元穎元穎姪審權俱為宰相又鄭絪字文明元和初拜相從子餘慶字居業貞元中拜相

叔姪執政

宋胡文恭與姪修簡林文簡與姪彥振史僉樞與姪文惠

凡弟方伯



梁柳懌兄弟十五人惔惲憕忱四人迭爲侍中復爲方伯

兄弟宰相

宋韓忠憲公億眞定靈壽人生子八綱綜絳縡維縝緯緬而絳縝兄弟皆拜相世謂桐樹韓家盖門有桐樹人以別魏公琦也魏公生四子忠彥粹彥純彥嘉彥人謂相州韓氏而嘉彥㣲宗朝拜相封儀國公

世科

科目始於漢至於隋唐而始備然隋唐之科目與漢魏以來不同今之論科目者當自隋唐始然科目有祖孫聯第者有父子聯第者又有祖父以來下及於子孫而聯第者故曰世科

韓氏父子

唐韓思彥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子琬舉茂才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科擢第

爇氏父子

唐蘓瓌字昌容擢進士第子頲字廷碩亦擢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異等

歸氏父子

唐歸崇敬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至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擢第一有詔舉才可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子登貞元初策賢良為右拾遺

趙氏父子

唐趙不器與子夏日冬曦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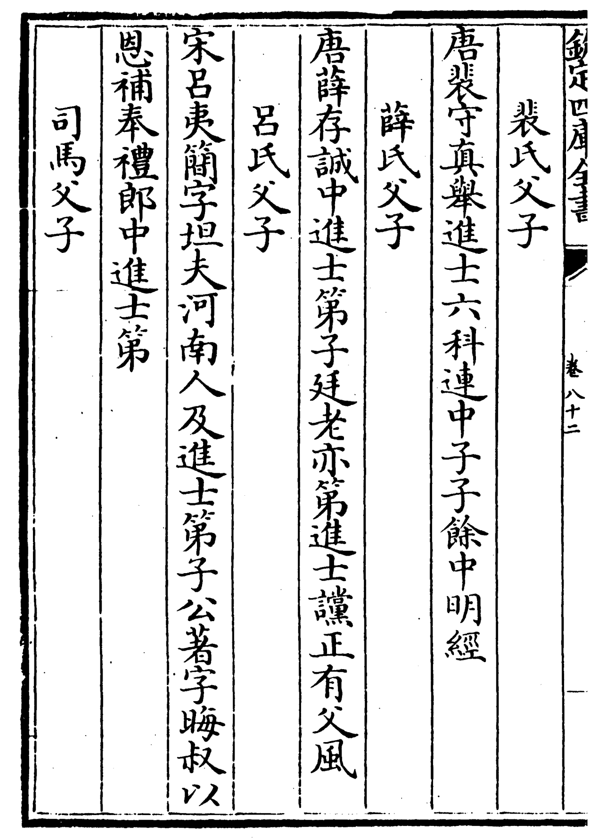
子八人俱進士及第人稱科第趙家

韋氏父子

唐韋綬舉孝廉又舉進士擢明經子溫方七歲誦書數千言十一歲舉兩經及第又綬弟純舉進士又擢賢良方正異等純子澳亦舉進士第

令狐父子

唐令狐楚德棻之裔五歲能詞章及冠舉進士子綯復舉進士白敏中稱其有宰相器



裴氏父子

唐裴守真舉進士六科連中子子餘中明經

薛氏父子

唐薛存誠中進士第子廷老亦第進士讜正有父風

呂氏父子

宋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及進士第子公著字晦叔以

恩補奉禮郎中進士第

司馬父子

宋司馬光陜州夏縣人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子康字公休復舉明經中第

洪氏父子

宋洪皓字光弼其先徽州人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洪巖遂為饒州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其子遵字景嚴紹興十二年冠詞科賜進士出身适字景伯中紹興八年詞科邁字景盧亦中詞科

史氏父子

宋衛國史公浩登乙丑進士第隆興元年拜右僕射子彌遠亦登科後拜相

梁氏父子

宋梁顥字太素雍熙二年試庭燎賦登進士第一人時年八十二眞宗祥符二年東封試進士大德曰生賦復放顥子固已下進士第一顥累官秘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氏父子

宋張去華登進士第一祥符中祀后土于汾陰復放去

華子師德以下進士及第故魏野賀以詩曰封禪汾陰連歲事狀元俱是狀元兒盖指顥子固去華子師德也

狄氏祖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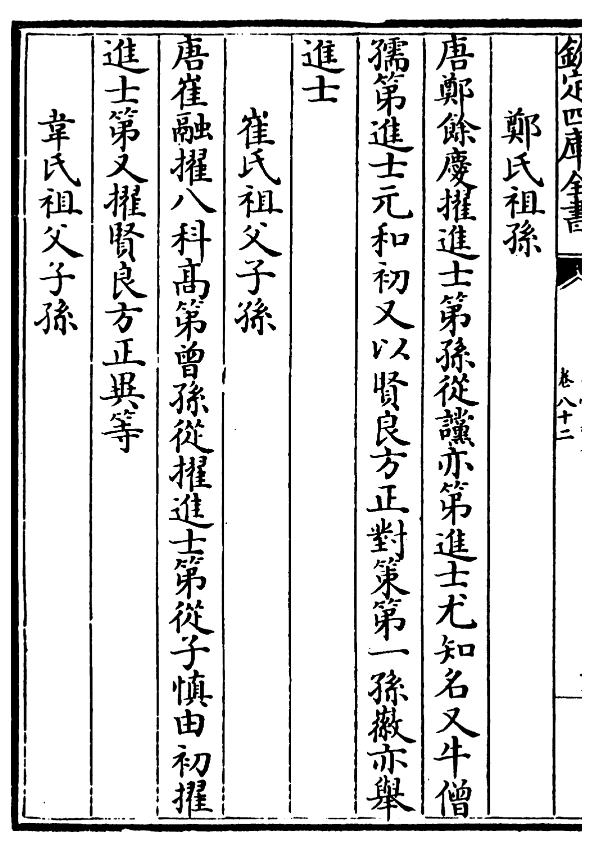
唐狄仁傑舉明經第孫兼謨又及進士第剛正有祖風

嚴氏祖孫

唐嚴挺之舉進士拜擢制科孫綬又擢進士第

孔氏祖孫

唐孔戣孔子二十八世孫擢進士第孫緯又第進士



鄭氏祖孫

唐鄭餘慶擢進士第孫從讜亦第進士尤知名又牛僧孺第進士元和初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孫㣲亦舉進士

崔氏祖父子孫

唐崔融擢八科高第曾孫從擢進士第從子慎由初擢進士第又擢賢良方正異等

韋氏祖父子孫

唐韋仁約字思謙及進士第子承慶又擢進士第嗣立與承慶與母亦第進士嗣立子弘景亦擢進士第

柳氏祖父子孫

唐柳公綽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子仲郢舉進士第孫玭又擢明經補秘書正字又由書判拔萃累拜御史大夫

李氏祖父子孫

揮麈錄宋李宗諤字昌武其子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

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十八歲登甲科凡三世為

探花郎

薦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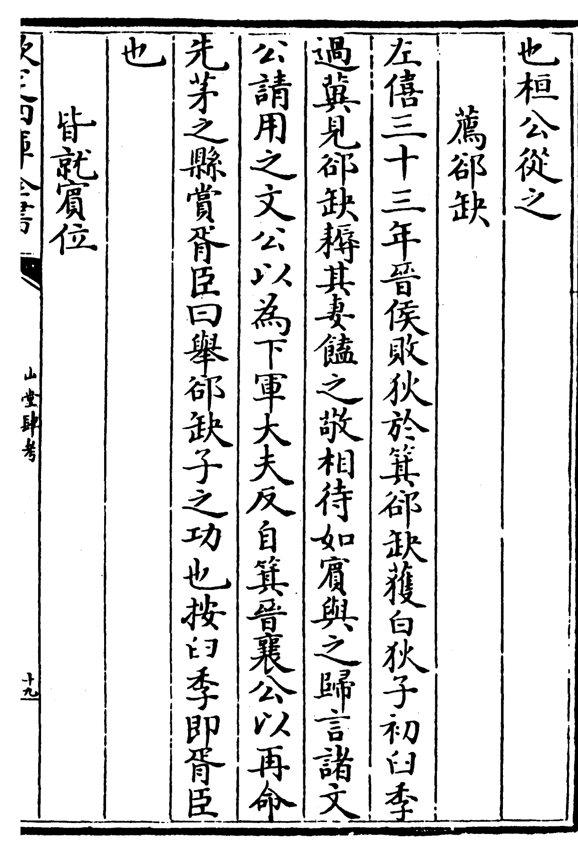
易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大戴禮古者諸侯貢士一

適謂之好德二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

薦夷吾

齊世家鮑叔牙言於桓公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

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居國國重不可失


也桓公從之

薦郤缺

左僖三十三年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晉襄公以再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按臼季即胥臣也

皆就賓位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賔位禮檀弓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按文子武之謚

皆為公臣

禮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

薦為令尹

見縣尹上

薦為大夫

秦百里奚告穆公曰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欲用臣蹇叔止之臣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能用誠貪利祿爵且留用其言得脫不及于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解狐舉讐

韓子曰解狐與荆伯柳為怨趙簡子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讐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其廢也不阿親近簡子曰善遂以荆伯為守韓詩外傳作西河守又說苑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羔公曰非子之讎與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

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
吾射子矣

祁奚舉子

左襄三年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請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

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

一言取士

左昭二十八年賈辛將適其縣見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注云鬷即鄭然明其貌甚惡

一字拔人

晉蔡克字子尼初克未仕時河南山簡與琅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廉士

史記韓安國字長孺武帝時為御史大夫為人多大畧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于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

奇才

唐張柬之字孟將武后問狄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薦為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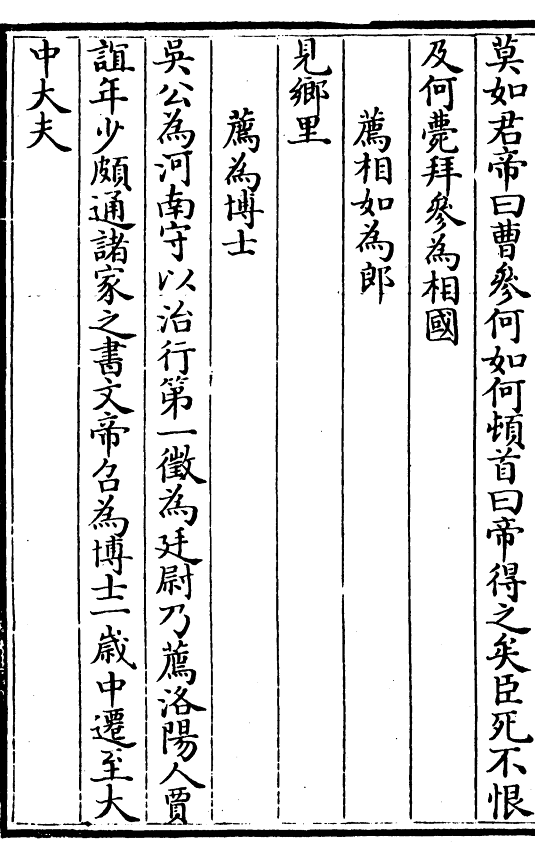
韓信亡去蕭何追之漢王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王遂設壇具禮拜信為大將

薦爲中尉

魏無知事漢陳平自楚亡歸漢因無知求見王乃拜平爲都尉或讒平王疑之名讓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乃拜平爲護軍中尉盡領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薦曹參爲相

相國蕭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



莫如君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及何薨拜參為相國

薦相如為郎

見鄉里

薦為博士

吳公為河南守以治行第一徵為廷尉乃薦洛陽人賈

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一歲中遷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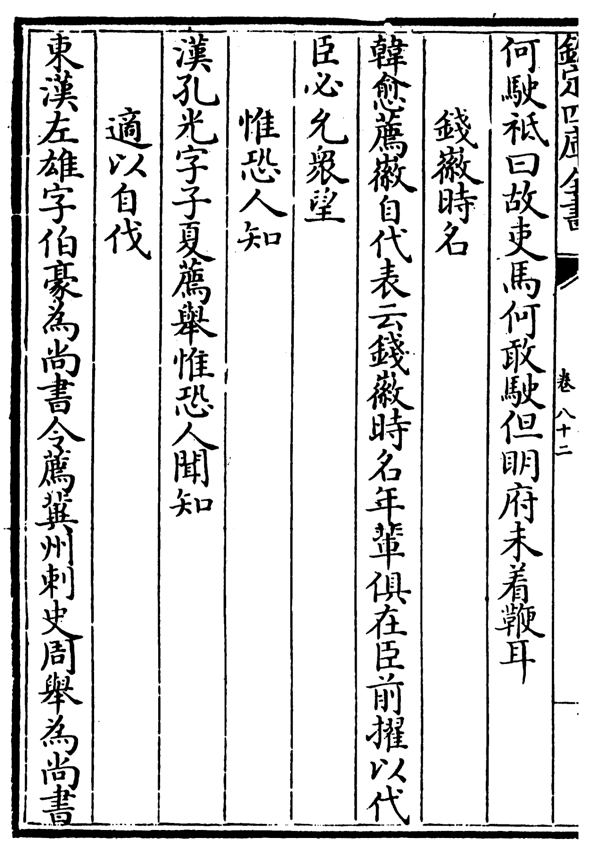
中大夫

薦爲刺史

漢暴勝之武帝時爲繡衣直指使東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因言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勳揚名永終天禄勝之敬納其戒遂表薦之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

何祇才策

蜀楊洪爲蜀郡太守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數年祇爲廣漢太守而洪尚蜀郡每朝會祇次洪坐洪曰君馬



何馭袛曰故吏馬何敢馭但明府未着鞭耳

錢徽時名

韓愈薦徽自代表云錢徽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

臣必允衆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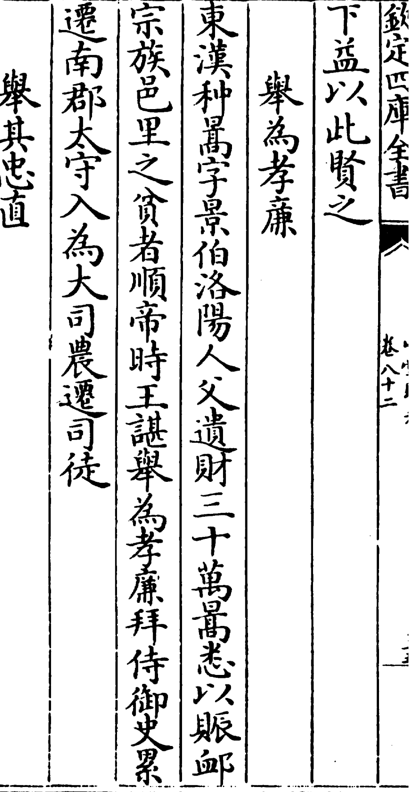
惟恐人知

漢孔光字子夏薦舉惟恐人聞知

適以自伐

東漢左雄字伯豪為尚書令薦兾州刺史周舉為尚書

既而雄為司隷校尉復舉故冀州刺史馮逌任將帥逌
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
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雄
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
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
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
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因謝曰吾嘗
事馮逌之父又與逌善今公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



下益以此賢之

舉為孝廉

東漢种暠字景伯洛陽人父遺財三十萬暠悉以賑卹宗族邑里之貧者順帝時王諶舉為孝廉拜侍御史累遷南郡太守入為大司農遷司徒

舉其忠直

東漢桓譚字君山宋弘薦為議郎世祖令君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直事主而今朝廷欣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弘

推轂

史記漢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令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乎其言之也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扶輿

趙穆別傳汲郡脩武趙君年三十七宰相四薦不就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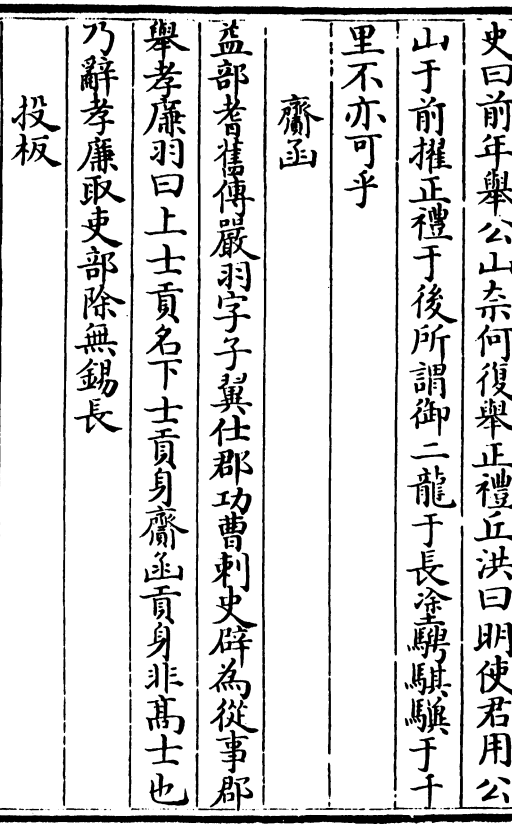
康二年太守羊伊以為四科之貢宜盡國美遂扶輿激諭以充歲貢

一鶚

東漢龎參字仲達為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凖薦參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又吳時廬陵賊起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令吕蒙討平之

二龍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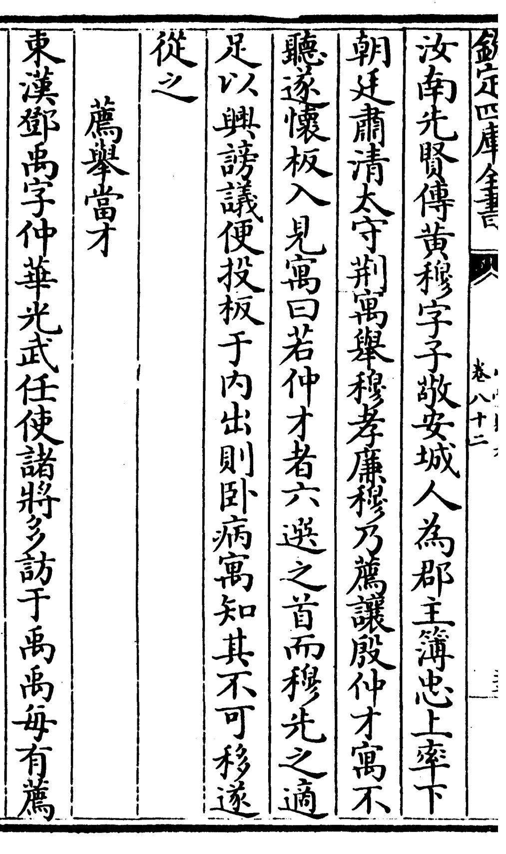


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丘洪曰明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禮于後所謂御二龍于長塗騁騏驥于千里不亦可乎

齋函

益部耆舊傳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羽曰上士貢名下士貢身齋函貢身非髙士也乃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

投板



汝南先賢傳黄穆字子敬安城人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寓舉穆孝廉穆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于内出則卧病寓知其不可移遂從之

薦舉當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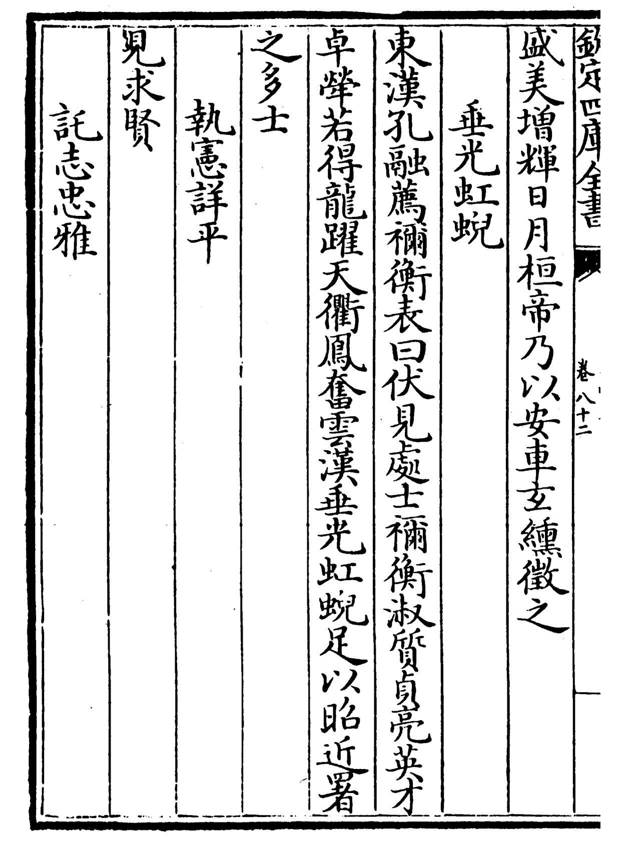
東漢鄧禹字仲華光武任使諸將多訪于禹禹每有薦舉皆當其才

稱述多過

蜀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好奬人物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拔十得五猶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增輝日月

司馬彪續漢書陳蕃胡廣上疏薦徐穉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民聽若使擢登三事恊亮天工必能翼宣



盛美增輝日月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徵之

垂光虹蜺

東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

執憲詳平

見求賢

託志忠雅

諸葛亮每言長史蔣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後主以琬為尚書令

惟舉賔客

漢楊興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内所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賔客乳母子弟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舉是謂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絶倫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置幕

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

不用姻親

晉劉弘都督荆州表牙門將皮初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女壻夏侯陟弘下教曰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因表皮初之勲宜見酬荅詔聽之

珥筆丹墀

晉杜預字元凱舉賢良方正表曰蘇贇布行于草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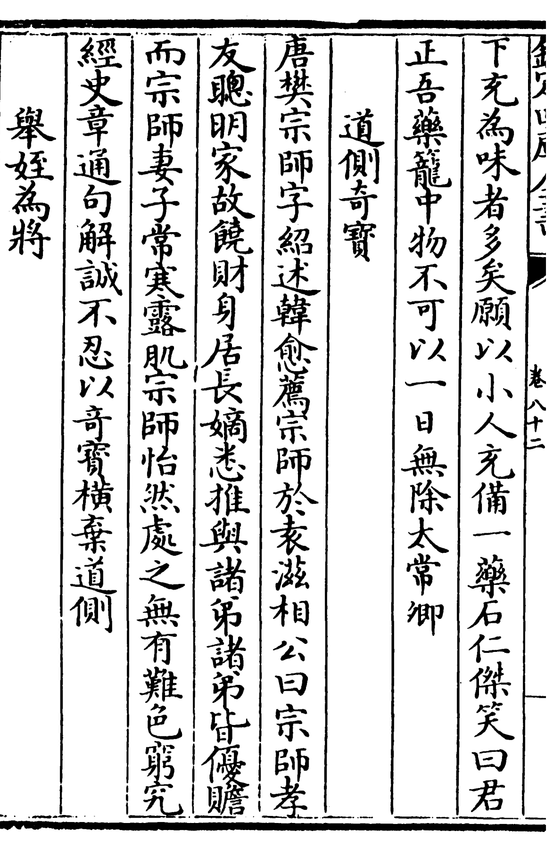
德于閭閻若得珥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諤諤匪躬之節

垂纓玉陛

晉陸雲字士龍薦張贍文曰若得端委太學錯綜藝文垂纓玉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玉清廟之偉器

籠中藥石

唐元澹字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貯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腆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



下充爲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以一日無除太常卿

道側奇寶

唐樊宗師字紹述韓愈薦宗師於袁滋相公曰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而宗師妻子常寒露肌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誠不忍以奇寶橫棄道側

舉姪爲將

晉武帝太元二年苻堅入寇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郄超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舉子為郎

武則天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又宋曹彬將薨車駕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燈與瑋材器可取臣若内舉皆

堪為將上問優劣對曰煜不如煒已而果然

薦與同列

唐裴垍字弘中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學士引李絳崔羣與之同列

薦與共功

唐房玄齡字喬為秦王府記室時府僚多補外官杜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才也大王必欲經營天下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微

公言幾失之即奏留使參謀帷幄

可備顧問

唐張說字道濟開元中為中書令多引天下名士佐佑王化粉澤典章始知集賢院嘗薦張九齡可備顧問說卒上思其言召九齡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

可位巖廊

唐韋處厚字德載敬宗時為學士上嘗悅嘆宰輔非人使兇賊熾肆處厚上疏曰裴度元勲巨德文武兼備若

位嚴廊委參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稱臣陛下當饋而嘆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而擯棄於外所以憑唐知漢文帝有頗牧而不能用也帝感悟於是復度無平章事

記其姓名

唐韋純字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予與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貫之曰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至矣貫之唯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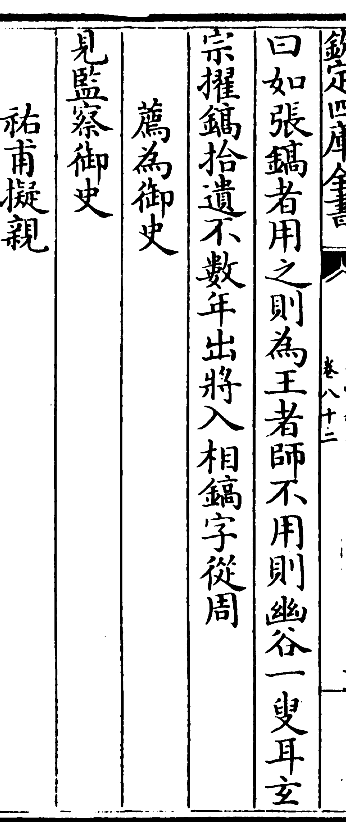
不往官亦不遷

稱其才器

唐宣宗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鬚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才器上即擢綯為考功郎知制誥

薦擢拾遺

唐蕭嵩為左拾遺與布衣張鎬為友館而禮之因表薦



曰如張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玄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鎬字從周

薦為御史

見監察御史

祐甫擬親

崔祐甫字貽孫唐肅宗朝拜相在位未踰年除吏八百人皆親故上謂祐甫曰人言卿擬官多親故何也對曰陛下令臣擬庶官必須悉其材行如不聞知何由得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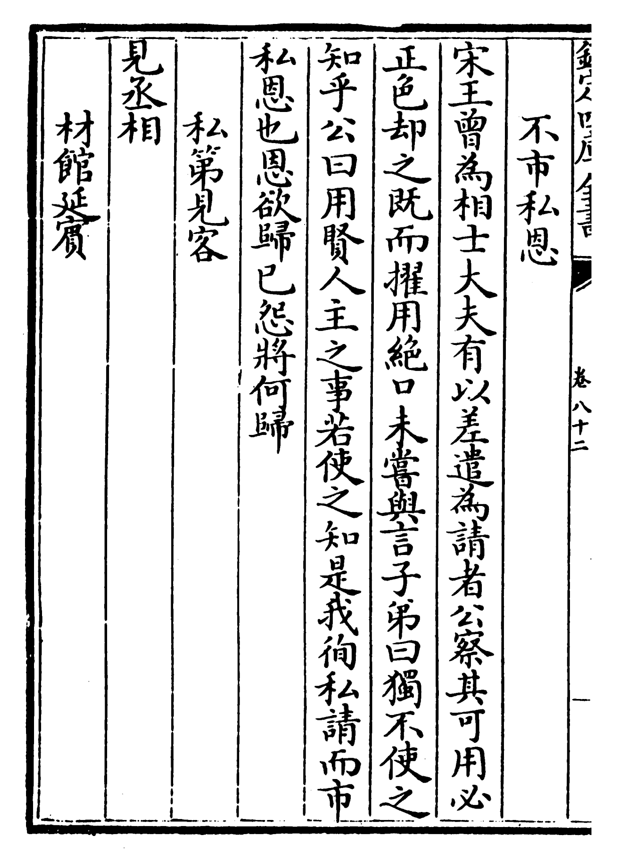
帝然之

貫之舉弟

唐韋貫之為監察御史舉弟纁自代議者不謂之私又宋程顥為御史神宗命推擢人才先生薦數十人而父表弟張載及弟頤居首

不容私謝

漢張安世字子孺以父任為郎嘗有所薦舉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絶弗為通



不市私恩

宋王曾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絶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獨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怨將何歸

私第見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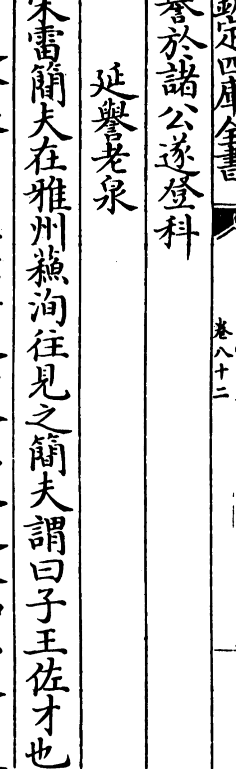
見丞相

材館延賔

宋虞允文字彬父及作相置翹材館延四方賢士懷袖有小方冊目曰材館錄錄中如汪應辰趙雄胡銓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歷元祐風

延譽元亮

宋李元亮挹才尚氣崇寧中處太學時蔡嶷爲學錄元亮輕之後嶷守和州元亮猶布衣也過州不謁嶷命駕先至其館元亮以啟謝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嗟嘆餉錢五十萬且致書延


譽於諸公遂登科

延譽老泉

宋雷簡夫在雅州聞蘇洵往見之簡夫謂曰子王佐才也薦之於張方平與韓琦歐陽修三人延譽如不及由是洵名振京師蓋自簡夫始云

莫如寇準

宋王旦字子明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因問曰卿萬一不諱使朕

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上曰張詠何如不對又曰馬亮何如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旦死歲餘卒用準為相

無如堯佐

湘山野錄呂申公公著累乞致仕仁宗問曰卿去誰可代者申公乃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

之士臣所不知若圖任老成鎮安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如陳堯佐仁宗深然之堯佐遂大拜堯佐極懷申公引薦之德因作燕詞攜酒過之申公使之歌焉歌云一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喜為鄰瀟湘烟瞑來何晏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朱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莫愁調鼎子無功

更薦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嘗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素知范仲淹捨此不薦而薦斯人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范仲淹也殊從之

力薦永叔

宋韓魏公屢薦歐陽永叔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為誘歐陽修今之韓愈也陛下不用恐後人如唐誘必及

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薦拜説書

宋吕正獻公與司馬温公同奏舉河南處士程頤乞特加名命待以不次詔以為潁川推官國子監教授不就又以為秘省校書郎亦不就已而召對便殿拜崇政説書乃受之

薦拜叅政

宋王荆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

去位後遂拜叅知政事公作小詩寄之意曰本種荼蘪架金沙只漫栽自矜顔色好飛度臘前開

因詩留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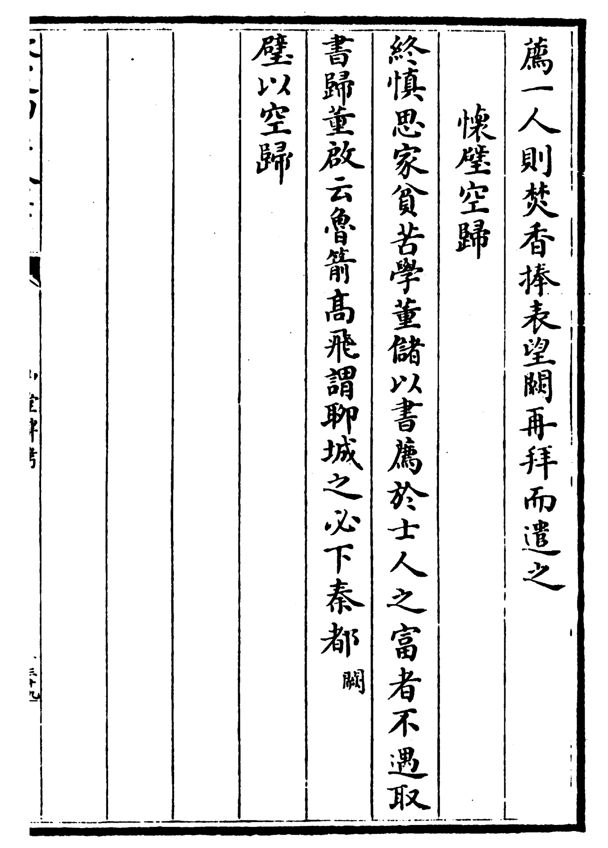
宋張詠知成都有録事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去明日叅軍求去且以詩留别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歎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乃不知於是留而慰薦之

上書求薦

程伊川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頴川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曰大資在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曰只是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曰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来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焚香再拜

東軒筆録宋謝泌淳化中為右司諌居官不妄薦士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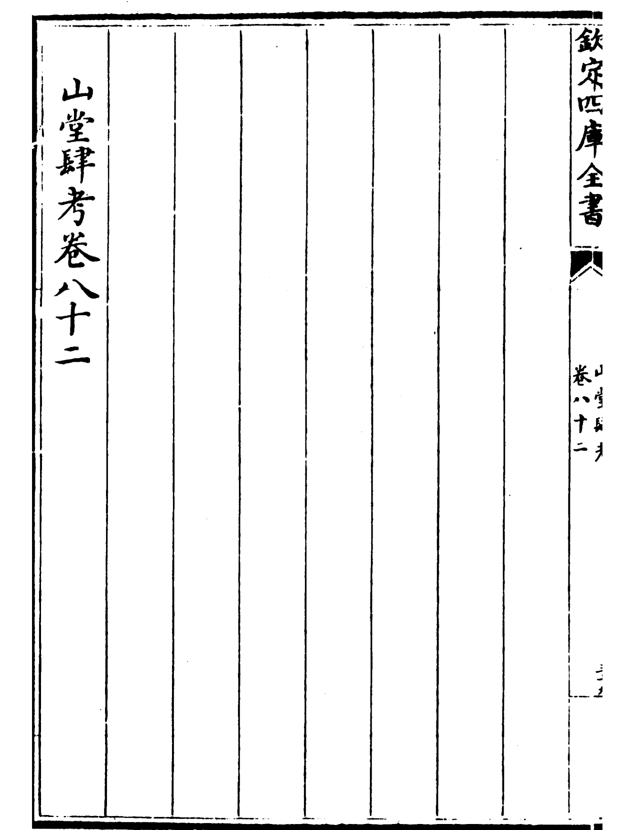


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

懷璧空歸

終慎思家貧苦學董儲以書薦於士人之富者不遇取書歸董啟云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闕

璧以空歸



山堂肆考卷八十二

山堂肆考
卷八十二